

方 遠

譯合 秋華 佩瑛 著爾達蓋



行 印 店 書 北 東

遠 方

蓋達爾 著 曹佩 合評
秋華 靖



東 北 書 店 印 行

遠 方

1948.11.初版

著 者	蓋 達 爾
譯 者	保 秋· 曹 增 華
校 對 者	劉 西 庚
出 版 者	東 北 書 店
發 行 者	東 北 書 店
印 刷 者	東 北 書 店 印 廠

總店 哈爾濱道裏地段街五十一號

分店 齊齊哈爾 吉林 牡丹江 赤峰 梅河口 通化

佳木斯 安東 鄭家屯 北安 白城子 熱東

佳. 1—6000.

冬天寂寞得很。小小的車站。周圍都是森林。冬天的時候下着雪，堆着雪——沒有地方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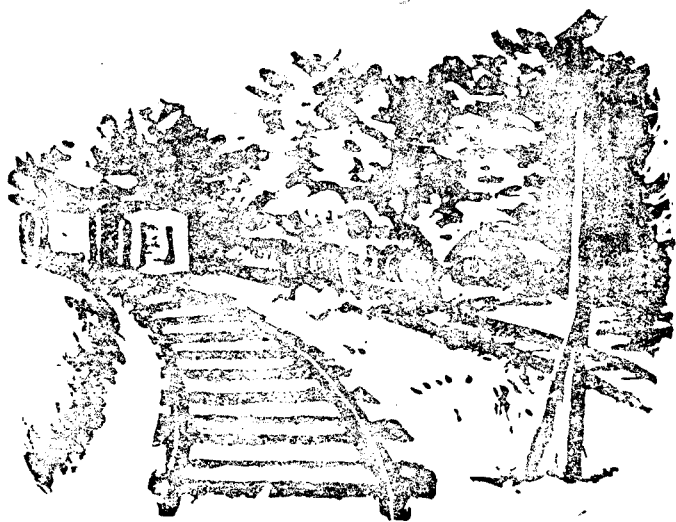
只有一件消遣的事——從山上滑雪。但是你總不能整天去山上滑着雪啊，滑一次，滑兩次，滑二十次，可是後來你總有討厭的時候，而且也有疲乏的時候。如果雪車自己會往山上滑，那就好了。不然的話，只會從山上往下滑，而上山的時候就爲難。

小站上的小朋友很少：有路警的兒子——王西迦，有司機的兒子——白季迦，有電報員的兒子——謝梨兒。其餘的小朋友都簡直小得很；一個三歲，一個四歲，這能算什麼同伴呢？

白季迦同王西迦相好起來了。謝梨兒是個壞貨，好打架。

他叫着白季迦道：

『到這裏來，白季迦。我給你看一看美國的變戲法。』



可是白季迦不去。他害怕。

『你在上一次也是說——變戲法，可是你照我脖子給了兩下。』

『啊，那是平常的變戲法，這却是美國的，不帶打。快來吧，你瞧，牠在我手裏跳呢。』

白季迦看見的確有個東西在謝梨兒手裏跳。怎麼能不去呢！

謝梨兒是個能手。他把橡皮帶纏到小棍上——他手掌上就有一個小玩藝在跳，像豬，也好像魚。

『很好的變戲法吧？』

『很好的。』

『現在給你弄一套更好看的。把臉

轉過去。』

白季迦剛剛轉過身去，謝梨兒跟着就用膝蓋給了他一下，於是白季迦的頭一下子就杵在雪堆裏了。

可給你一個美國的變戲法吧………………

王西迦也常吃這虧的。但是，當王西迦同白季迦兩個在一塊玩的時候，謝梨兒就不動他們了。啊哈！你只要動一下看，他們倆合起來就胆大了。

有一天王西迦的喉嚨病了，不讓他到街上去。母親上鄰居家裏去，父親到小站接快車去了。家裏很寂靜。

王西迦坐着想做個什麼有意思的玩意。或者作一個什麼變戲法？再不然也來一個什麼小把戲？他走着，從這屋角裏到那屋角裏來回的走着——沒有一點有意思的玩意。把椅子放到櫃子跟前，把櫃子門開開。看見上層放着紫着口的蜜瓶子，就用指頭搗了一下。把瓶子打開，用湯匙挖一匙蜜，自然是很好了………………

但是他嘆了一口氣，就下來了，因為他早已知道這樣的把戲母親是不喜歡的。他坐

在日子跟前，就等着快車駛過去。

可惜的只是從來都趕不及看一看快車裏都作些什麼事。

嗚嗚的叫着，噴着火星。把牆都震動了。架上的食具都震得嘩嘩啦啦的亂響。明亮的燈火在閃耀着。人臉，飯桌裏白桌上放的鮮花，都好像鬼影似的隔窗一閃就沒有了。重掂掂的黃色的門的手柄彩色的玻璃，都發着燦爛的金光。廚役的白帽，飛一般的閃了過去。你瞧，什麼也就沒有了。只隱隱約約的看見最後的一輛車尾的信號燈。

快車從來沒有一次停在他們這小站上。從來牠總是急遽的往遙遙的遠方——往西伯利亞飛駛着。

往西伯利亞飛駛着，從西伯利亞飛駛着。這快車的生活真是萬分不安靜的生活啊。玉西迦坐在窗子跟前，忽然看見白季迦在路上走，他的態度異常的莊重，腋下夾着一捲紙。莊重的在路上走。呵，真像一個技師或帶皮包的築路的匠人。

玉西迦很驚訝起來。想隔着小窗子叫一下：『白季迦，你上那去呢？你那紙捲裏捲的什麼呢？』可是當他剛把小窗子打開的時候，他母親回來了，罵他爲什麼喉嚨痛還把頭伸到外邊去。

這時快車就喀喀嗒嗒的吼着飛駛過去了，後來坐下吃午飯，王西迦也就忘記了白季迦的奇怪的走路的模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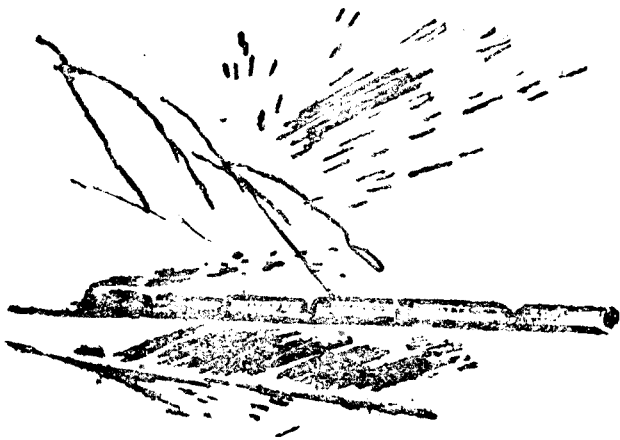
但是第二天看見白季迦又同昨天一樣在路上走，帶着用報紙包着的東西。他大模大樣的活像一個大車站上的值日員。

王西迦用拳頭敲着窗櫺，母親罵起來了。

白季迦從跟前過去，走掉了。

王西迦好奇起來了：白季迦怎麼變着了呢？他從前有時整天或者趕着狗，或者指揮小朋友們，或者躲避着謝梨兒，可是現在大模大樣的走着，他的面孔也有點異常的驕傲。

於是王西迦輕輕的咳嗽了一下，用很沉



靜的聲音說：

『媽媽，我的嗓子不痛了。』

『不痛了很好。』

『完全不痛了。連一點也不痛了，我馬上可以出去玩了。』

『馬上可以了，可是今天坐在家裏吧。』母親回答着。『今天早上你嗓子還在發啞呢。』

『那是早上，現在已經是晚上了，』王西迦反駁着，打算着怎樣到街上去。

他不作聲的走着，喝了一點水，低聲的唱着歌。他唱的是從夏天來的青年人員們那裏聽來的歌，這歌的意思是說同人的部隊在榴彈的爆裂下，如何英勇的奮戰。他其實是不願意唱的，只因爲想叫他母親聽了他的歌聲以後，相信他的喉嚨已經不痛，就可以讓他出去，所以唱起來了。

但是因爲他母親在廚房裏忙着做事沒有留意他，他就更高聲的唱着同人如何作了兇惡的將軍的俘虜和他如何的準備使他們受苦。

當這也無濟於事的時候，他就可着嗓子，唱着同人怎樣不怕給他這些活罪，開始挖

着很深的墓坑。

他唱的不是要好聽，只是要能聲音高大，因為母親不作聲，王西迦就以爲她是愛這歌聲了，大概她馬上就叫他出去的。

可是當他妄唱到最悲壯的時候，當唱到作完自己工作的人們親密的來揭穿那該死的將軍的罪惡的時候，母親就停止了收拾傢伙，由門裏伸出生氣的驚訝的面孔。

『這小鬼在叫什麼呢！』她嚷着。『我聽着，聽着……想着他或者是發瘋了吧？像迷了路的羊似的大叫着。』

王西迦見怪起來了，他不作聲了。他怪的不是因為母親拿他比做羊，而是他白白的費了這一番心血，反正今天是不許他到街上去。

他把眉頭一皺，上到溫暖的爐臺去。把羊皮小襖放到頭下枕着，在栗櫛的不勻的呼聲裏，沉思着自己的不幸的命運。

寂寞得很。學校沒有。童子軍沒有。快車也不到站上停。冬天再是過不完了。寂寞得很。夏天快來也好了。夏天——有魚，有覆盆子，有蘑菇，有乾果。

王西迦想起了有一次夏天他釣了一條很大的鱸魚，使得一切都驚奇了。

事情是近夜的時候了，他把魚放在堆東西的房間裏，想到第二天早晨再送給母親。可是在夜裏不長進的貓偷偷的鑽到堆東西的房間裏把魚吃了；留下的只有頭和尾巴。

王西迦想起了這件事，掃興的用拳照栗貓撞了一下，氣憤憤的說道：

『第二次再幹這樣的事就要你的頭的。』

栗貓嚇得跳了一下，氣叫叫了一聲，就懶洋洋的從爐臺上跳下去了。王西迦編着編着也就睡去了。

第二天喉嚨好了就讓王西迦到街上去了。夜裏雪化了。屋簷上掛着很粗很尖的冰柱，飄着濕潤的和風。春天不遠了。

王西迦想跑去找白季迦。可是白季迦就迎面走來了。

『你到那去呢，白季迦？』王西迦問着。『你爲什麼連一次也不到我那裏去呢，白季迦？從前當你肚子疼的時候，我去看你，可是我喉嚨痛的時候，你就不來看我了。』

『我去過了，』白季迦回答着。『我走到門跟前的時候，就想起了不久以前我同你把你的水桶沉到井裏了。啊，我想現在王西迦的母親要開始罵我的。我站了一會，站了一會，就變了卦走開了。』

『你這傢伙！她早已罵够就忘了，我老頭前天才把桶從井裏撈起來。你將來一定上我家裏來……你那報紙裏有的是什麼玩藝呢？』

『這不是玩藝這是書。一本讀本。一本算術。我帶着書到伊凡家裏去，已經是第三天了。關於讀的話我會了，至於寫還不會，算也不會。他在教我的。你願意嗎？我現在給你出一道算題吧，唔，我同你釣魚。我釣了十條魚，你釣了三條魚。我們合起來釣了幾條呢？』

『我怎麼釣的這樣少呢！』王西迦見怪了。『你十條，我三條，你記得去年夏天我釣了一條多大的鱸魚？這樣的魚你釣不出來的。』

『這是學算學的，王西迦。』

『算學該怎樣呢？反正是少。我三條，你十條。我的釣竿上的浮子是真正的浮子，可是你的是一個木塞，而且你的釣竿還是彎的……』

『彎的？真會說！牠那裏是彎的？只彎了一點，而且我把牠弄直了。好吧，我釣了十條魚，你釣了七條。』

『爲什麼我的是七條呢？』

『爲什麼？唔，再多不上鉤了，就這些。』

『我的不上鉤，你的爲什麼上鉤。真是糊塗極了的算學。』

『算你的是，』白李迦嘆了一口氣，『唔，就讓我釣了十條，你也釣了十條。一共
有多少？』

『大概很多吧，』王西迦想着回答道。

『「很多。」難道就這樣算嗎！一共二十條，這不是多少。我現在天天到伊凡家裏去，他也教我算術，也教我習字。不然，怎麼好呢！學校沒有，就等着做一個不識字的
瓜嗎……』

王西迦見怪了。

『白李迦，從前當你上樹摘梨，跌下來把胳膊摔壞的時候，我那時從樹林裏給你打些新鮮的胡桃，弄了兩個鐵螺旋釘和一隻活刺蝟送到你家裏去。可是當我喉嚨痛的時
候，你背着我很快的到伊凡家裏去讀書了。那麼，你將來成了有學問的人，可是我就這
樣嗎？這還是同伴呢……』

白李迦覺得王西迦所說的關於胡桃和刺蝟都是真的。他臉紅了。轉過身去就不作聲

了。

他們就這樣不作聲的站了一會。都想着吵一陣子好走開的。只是那時的晚間是異常之好而且溫和。春天真是近了，小朋友們都在街上親親熱熱的在鬆軟的雪人旁邊跳着舞……

『來用雪車給小朋友們做火車吧。』白季迦出其不意的提議着。『我當火車頭，你當開車的，他們當坐車的。明天我們一塊去找伊凡，請他教我們，他是一個老好，他也教你的。好不好，王西迦？』

『那還有不好的！』

於是他們就不吵嘴了，反而更親熱起來。整晚上都在同小朋友們玩着，滑着雪。第二天早上，兩人一塊到老好人的家裏去了，到伊凡的家裏去了。

二

王西迦同白季迦上學去了。壞瓜謝梨兒從籬笆門後邊跳出來就叫着：

『喂，王西迦，來算一算吧。我先照你脖子打三下，之後又打五下，這一共有幾下？』

『白季迦。我們去揍他一下，』被欺負的王西迦提議着。『你揍他一下，我揍他一下。咱倆一起會打過他的。每人打他一下，我們就走。』

『後來單個的捉住會揍我們的。』比較小心的白季迦回答道。

『可是我們將來不單個的出門，咱倆永遠在一塊裏。你也同我一塊，我也同你一塊。來吧，白季迦，每人揍他一下，咱們就走。』

『不要吧，』白季迦拒絕了。『不然，打架的時候會把書撕破的。夏天來了的時候，那時我們再揍他。使他不再來同我們開玩笑，使他不再從我們的魚籃裏把魚偷去。』

『反正會偷的，』王西迦吁了一口氣。

『不會的。我們把魚籃投到叫他無論如何都找不着的地方。』

『會找着的，』王西迦憂愁的反對着。『他滑頭呢，而且他的「四爪錨」也很滑頭，很利的。』

『滑頭有什麼。我們自己現在也滑頭了。你已經八歲，我也八歲了，那麼，我們倆一共幾歲了？』

『十六，』王西迦算着。

『這不是了。我們十六歲，可是他才九歲。那麼我們比他滑頭了。』

『爲什麼十六歲的比九歲的要滑頭些呢？』王西迦奇怪起來。

『一定滑頭些。人年紀越大越滑頭。你拿巴黎兒來說吧，他四歲了，有什麼心算呢？你要什麼，一問就問出來了。可是你再拿屯子裏的大泥雷來看吧。他五十歲了，能滑到叫你找不到比他再滑的了。派他二百普特的稅。可是他拿酒給農人們灌一頓，他們就醉薰薰的給他簽了一個什麼字。他帶着那張字到了區裏，就給減了一百五十普特。』

『可是人都不是這麼說的，』王西迦打斷了他的話。『人們都說他滑頭的不是因爲他年紀大，而是因爲他是富農。白季迦，你以爲什麼是富農？爲什麼一個人是人，另一個人却是富農呢？』

『有錢的就是富農。比方你是窮人，你就不是富農。可是大泥雷就是富農。』

『爲什麼我是窮人呢？』王西迦奇怪起來。『我老子領八十七塊工錢的。我們有小

豬，有羊，而且有四隻母雞呢。我們怎麼算窮人呢？我的老子是一個工人，不是墮落的葉必凡一流的要飯吃。」

「唔，就讓你不是窮人吧，你的老子是親自作工的。可是夏天在大泥雷的菜園裏給他作活的有四個姑娘，還有從別處來的他的外甥，還有他的什麼小舅子，而且還有雇了酒瘋子葉冒拉給他看菜園子。你記得嗎，當我們偷蘋果的時候，葉冒拉怎樣用毒麻抽你嗎？啊哈，你那時大叫了！我那時坐在小樹叢裏想：王西迦母的真有勁啊。一定是葉冒拉用毒麻抽他的。」

「你真不錯，」王西迦把眉頭一皺。「把我留下，自己就跑開了。」

「難道等着挨嗎？」白季迦冷靜的答道。「老弟，我好像老虎一樣從籬笆上跳過去了，葉冒拉只趕上用樹條子照我脊背上一共抽了兩下。可是你慢得像火雞似的，於是你就落到他手裏了。」

好久以前伊凡就是一個司機的。革命前他在普通車頭上當司機。革命到了，起了國內戰爭的時候，伊凡就由普通火車頭上轉到鐵甲車上了。

白季連同玉西連有見過好多各種各樣的火車頭。他們也知道很高很輕很快的『S』式火車頭，這車頭拉着快車到很遠的西伯利亞地方去。他們也看見過很大的三汽管的『M』式車頭，牠能曳着很重很長的列車上山，而且還見過呆笨的倒車的『O』式車頭，牠拉着由進站的揚旗到出站的揚旗那麼長的列車。各種各樣的車頭小朋友們都見過。但是像伊凡家裏照片上照的那樣的車頭他們沒有看見過，從來還沒有見過這樣的車頭，也沒有見過這樣的車箱。

沒有烟筒。看不見車輪。車頭上的很重的鋼齒子，死死的關着。在窗子的地方是一道很窄很長的裂口，機關槍由裂口裏突出着。沒有車頂。車頂的地方是一個很低很圓的塔，由那些塔裏伸着沉重的大砲的砲口。

鐵甲車上一點也沒有發亮的東西；沒有擦得明晃晃的黃門柄，沒有很鮮亮的油漆，也沒有五彩的玻璃。全部沉重的，很寬的，好像緊緊的貼在鐵軌上似的，鐵甲車塗着灰綠的顏色。

一個人也看不見。也看不見開車的，也看不見帶號燈的守車的，也看不見吹哨子的車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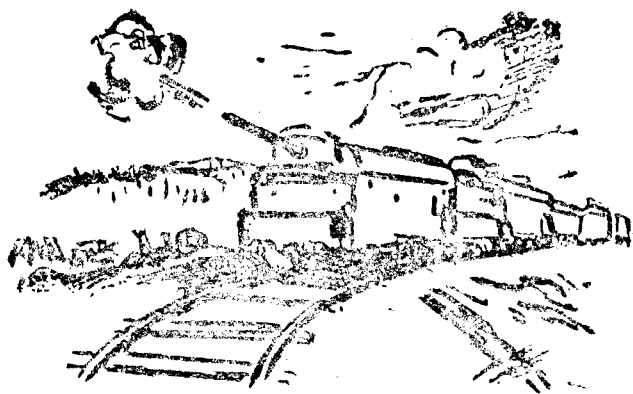
在那裏邊，在護板的後邊，在鋼板的後邊，在很粗的門柄旁邊，在機關槍的旁邊，在大砲的旁邊，機警的躲着兵士：但這一切都隱蔽着，一切都藏匿着，一切都沉寂着。

沉寂一會的時候。於是不拉氣笛，不吹哨子，鐵甲車裏就偷偷的向離敵人很近的地方開去了，或者衝到同白軍激戰的戰場上。啊哈，那時候那要命的機關槍從黑槍眼裏打得多麼厲害啊！那時候從那轉動的砲塔裏睡醒了的有力的大砲一陣陣的轟得多麼驚人啊！

有一次在戰鬥的時候，一個很重的砲彈打到鐵甲車上。砲彈把鋼板打穿了，子母彈把軍用司機人伊凡的手打斷了。

從那時起伊凡就不當開車的了。就領着年金住在城裏他的大兒子——車頭修理場的剗物匠那裏。他到這小站上來是到他姐姐家裏作客的，他的姐姐嫁的是一個鐵路工匠。還有些人說砲彈不但把伊凡的手打斷了，而且把他的頭也打傷了，因此他有一點……啊，這怎麼說呢，不是說有病，而是說有點奇怪。

但是這無論白季迦，無論王西迦對於這些壞人一點也不信，不信的是因為伊凡是一個很好的人。有一樣：伊凡抽烟抽得太多了，當他談起往年有趣的事情的時候，談起艱



苦鬪爭的時候，談起白黨如何開始了戰爭，這邊如何結束了戰爭的時候，他的濃濃的眉毛微顫着就大抽起烟來。

春天彷彿突然就來到了。一到夜裏就落着溫暖的春雨，一到白天就出了光明的太陽。雪化的快得好像一塊牛油在煎鍋裏似的。

小溪都暢流起來了，靜河上的冰也破了，楊柳也發芽了，白嘴鴉和噪林鳥也都飛來了。一切都彷彿突如其來似的。春天一共過去了十來天，可是雪已經一點也沒有了，道上的泥濘也晒乾了。有一天下課後，當小朋友們想跑到河邊看水落下去有多少的時候，伊凡就問道：

『小朋友，你們不上亞列申村去嗎？我有

一封信給葉戈爾。你們把這字據同信帶給他。他到城裏替我領津貼送到這裏的。」

『我們去，』王西迦很快的回答着。『我們簡直好像騎兵似的很快的跑去送。』

『我們知道葉戈爾的，』白季迦確定的說。『這是作主席的那位葉戈爾吧？他有小孩子呢：巴斯克同馬斯克，去年我們同他的孩子們在樹林裏摘過覆盆子。我們各人都摘了滿滿一籃子，可是他們只摘了一籃底，因為他們還小，無論如何也趕不到我們前頭去的……』

『你們就到他那裏去吧，』伊凡說着。『我同他是老朋友。我那時在鐵甲車上當司機的時候，他那時還很年輕，給我做一個燒汽鍋的。當砲彈把鐵甲車打穿了，把我手打壞了的時候，我們在一塊的。砲彈炸了以後，一兩分鐘的光景我還管人事。啊，我想着，事情糟了。他還是不懂事的人。他差不多不曉得車怎麼開的，我一個人坐在車上頭。他要把機器弄壞了，整個的鐵甲車就糟了。我移動着去往後開，好把鐵甲車從火綫上開回去。就在這時候指揮官下了一個命令：「開足馬力向前開！」葉戈爾把我推到車角裏的扶手用的麻屑堆上，自己衝到機柄跟前：「準開足馬力向前開！」這時我把眼睛一閉就想着！「啊，鐵甲車糟了。」

「我醒過來的時候，聽着——靜得很。不打仗了。一看——我的手用小褂裹着的。而葉戈爾自己光着半截身子……週身都是濕的，嘴唇是焦的，全身都是燒傷。他站着跟踉蹌蹌的幾乎就要跌倒了。」

「整整兩點鐘在火綫上他一個人開着機車。他又當燒汽鍋的，又當開車的，又當醫生招呼我……」

伊凡的眉毛抖顫着，他沉默了一下，點了點頭，或者是思索着什麼，或者是回想什麼。小朋友們不作聲的站着等着，或者伊凡再說點什麼呢，他們很驚奇巴斯克同馬斯克的父親葉戈爾竟是這樣的英雄，因為他完全不像小朋友們在車站上看見的掛在閱書室裏的那些畫上的英雄。

那些英雄都是高大的，他們的臉都是驕傲的，他們的手裏撐着紅旗或是執着閃耀的馬刀。可是巴斯克同馬斯克的父親不是很高的，他的臉上有一臉雀斑，眼是很窄的密縫眼。他穿着普通的黑小褂，戴着灰方格的便帽。可只是有一樣，便是很執拗的人，如果要作一件事的話，不達到目的是不休的。

關於這，小朋友們在亞列申裏聽農人們說過，在小站上也聽說過。

伊凡寫好了信，給小朋友們每人一個燒餅，免得上路上受餓。王西迦同白季迦每人就折了一根多汁的小柳條做鞭子，拍着自己的腿，親親熱熱的在小山下小跑着，跑過了河，往亞列申去了。

三

到亞列申去走大路——有九公里，照直的走小路——有五公里。

由靜河附近起，就是密林。這密林無邊無際的延長到很遠的地方。在那森林裏有湖，在那裏有很大的好像擦了的銅似的閃着光亮的鯽魚，但是小朋友們不那麼走





夫：因為遠，而且在池沼裏容易迷路。在那森林裏有好多覆盆子，蘑菇，胡桃林。在險峻的山谷裏，靜河就是由池沼裏順着這谷底流的，在筆直的紅土山坡上的小窩裏住着燕子。在灌木叢裏藏着刺蝟，兔子和好多別的無害的小獸。可是再向前去，在湖畔邊，在西亞河上游，冬天的時候，農人們到那裏砍伐着建築森林做木排。他們遇着狼，而且有一次碰到了一隻脫毛的老狗熊。

這樣美麗的森林，寬廣的延展到白季迦同王西迦住的地方。被派

到亞列申去的小朋友們，有時順着快活的森林，有時順着陰鬱的森林，翻過了這一架小山，又翻那一架，穿過了窪地，越過了小河上橫着的獨木橋，精神百倍的由抄近的小路跑去了。

距亞列申一哩遠，在小路入大路的地方，是富農大泥雷的田莊。

小朋友們到這裏喘着氣，在井跟前停住喝着水。

大泥雷在這裏飲着兩匹飽騰騰的馬，問着小朋友們從那裏來和爲什麼到亞列申去。小朋友們很高興的把他們是誰和到亞列申去找葉戈爾主席有什麼事情都告訴他說了。

他們同大泥雷說畢，本來就走的，因爲好奇的想看一看這位人人都說是富農的大泥雷，可是在這時他們看見有三個亞列申村的農人，由院裏出來到大泥雷跟前，他們後邊走着愁眉不展的，惡狠狠的，大約喝醉了的葉冒拉。就是有一次用葶麻抽玉西迦的那個葉冒拉，小朋友們一見他就由井邊跑開了，很快的就跑到亞列申的曠場上，人們正聚在那裏爲着什麼事情開會。

但是小朋友們沒有停，就向村頭跑去了，決定從葉戈爾那裏回頭的時候再打聽爲什麼人們都聚在這裏，發生了什麼有趣的事情。

但是他們在葉戈爾家裏找到的只是他的小孩子——巴斯克同馬斯克。這是一對六歲的孿生兒，他倆都很親熱而且長得很像。

他們同從前一樣在一塊玩着。巴斯克削了些小木板，馬斯克用些木板在沙上做着小朋友們看着又像房子又像井的玩藝。

不過馬斯克給他們解釋說，這不是房子也不是井，剛才的是拖拉機，現在的是飛機。

『你這個傢伙，』玉西迦不客氣的用柳條鞭照『飛機』搗了一下。『你真是糊塗蟲，難道飛機是木板做的嗎？牠們完全是用別的東西做的。你老頭在那裏？』

『我老頭開會去了，』巴斯克溫厚的微笑着，一點都不見怪的回答着。

『他去開會去了，』馬斯克證明的說着，擡起那略帶驚奇的藍眼睛，望着小朋友們。

『他走了，家裏只剩奶奶躺在爐臺上罵呢，』巴斯克補充着。

『奶奶躺着罵着，』馬斯克解釋着。『當我爸爸出去的時候也罵了。她罵着說，你同你的集體農莊陷到地裏一齊滅了也好吧。』

馬斯克很担心的往小屋那邊望了一眼，在那裏躺著凶惡的，希望她爸爸同他的集體農莊陷到地裏一齊滅了的祖母。

『他不曾陷下去的，』王西迦安慰着她說。『他往那陷呢？唔，你自己用腳照地踏一踏看，巴斯克，你也踏一踏看。用力踏吧。唔，沒有陷下去吧？呵，再用力踏吧。』

這兩個小朋友樂着自己淘氣的調門使巴斯克和馬斯克奮力的一直踏到喘氣的時候，他們才到曠場上去了，那裏已經好久就開始了亂轟轟的大會。

『這樣的事情啊，』他們擠到開會的人叢中以後，白季迦說着。

『有趣的事情啊，』王西迦說着，坐在發着樹脂香的很粗的梁木上，從懷裏掏出一塊燒餅來。

『你上那去呢，王西迦？』

『跑去喝水去了。農人們都怎麼走散了呢？只聽道：集體農莊，集體農莊。有些人罵集體農莊，有些人說不要集體農莊絕對不行的。小孩子們也都鬧起來了。你知道婁吉克嗎？唔，有麻子的。』

『知道。』

『就是這。我跑去喝水去了，看見他現在同一個什麼栗頭毛的孩子打架的。那栗頭毛的孩子跳出來就唱着：「裴吉克的集體農莊是小豬鼻子。」可是裴吉克氣這樣的歌，於是他們就鬪起來了。我已經想喊你來看一看他們如何的打法，可是這時有一個駝背的老太婆趕着鵝，用條子把兩個孩子抽了一頓——他們就跑開了。』

王西迦向太陽一望就不安起來。

『走吧，白季迦，我們把信交給他吧。趕我們跑到家裏已經是晚上了。不要走不到家裏才好。』

伶俐的小朋友們，從人羣裏擠過去，到了一堆梁木跟前，那跟前的桌子後邊就坐着葉戈爾。

當新來的站到梁木堆上給農人們解釋入集體農莊有利益的時候，葉戈爾低聲的，可是堅決的對向他伸着頭的兩個鄉村集議委員勸說着什麼事情。他們把頭搖了一下，可是葉戈爾似乎對他們這種猶豫表示着生氣的樣子，更其倔强的低聲的對他們證明着什麼，譏笑着他們。



當那兩位小心的鄉村集議委員離開葉戈爾的時候，白季迦不作聲的就把字據和信交給了他。

葉戈爾把信展開，但是沒有顧着看，因為一個新人上到梁木堆上了。小朋友們認出剛才他們在大泥雷田莊上的井跟前碰到的就有這個人。

這農人說集體農莊自然是件新事情，用不着一齊都加入的。現在有十家人集體農莊，就讓他們幹一下看吧。如果幹得好，那麼別人再加入也不晚，如果幹不好，那麼加入集體農莊沒有什麼合算，那就應當照舊的幹。

他說了很久，當他說的時候，葉戈爾總是拿着展開的信不看。他密縫着很窄的生氣的眼睛，機警的細心的觀察着聽話的農人的臉色。

『富農的幫手，』他厭惡的說着，用手指折着送給他的信。

那時玉西迦怕葉戈爾偶然的把伊凡的字據揉了，就輕輕的把主席的衣袖扯了一下。

『葉伯伯，請你看一看吧。我們等着回去的。』

葉戈爾很快的看了信，對小朋友們說，一切都照辦，說恰好過一禮拜他就進城的，到那時他自己一定去找伊凡的，他還想再說點什麼，可是這時農人把自己的話就說

完了，葉戈爾把自己的方格布的便帽緊緊的握在手裏，跳到梁木堆上就很快的，激烈的說起來。

小朋友們從人羣裏擠出來，向到小站的路上了。

當他們從屯子跟前經過的時候，也沒看見葉冒拉，也沒看見小舅子，也沒看見舊的彎烟斗，烟斗上刻着一付嘻皮笑臉的人面。他是亞列申村的唯一的人，新名詞——集體農莊這個字沒有激動過他，沒有使他喜悅過，也沒有與他發生過牽連。

小朋友們沿着靜河的河岸跑着，穿着灌木叢，聽見有水花激起的響聲，彷彿有人往水裏投了一塊很重的石頭似的。

他們謹慎小心的偷偷的走到跟前，辨出了是謝梨兒。他站到河岸上看着那水上浮散着的平整的圓圈。

『擲魚筴的。』小朋友們猜想着，很滑頭的互相看了一眼，悄悄的往後退着，走着記着這個地方。

他們高興着事情辦得異常的順利，入到小路上，更其飛快的向家裏跑去了，而且當

時聽見了快車在樹林裏所起的轟轟的回聲。

那時已經五點鐘。王西迦的父親把綠旗一捲，已經進到家裏了，王西迦的母親已經從爐子裏把熱騰騰的飯鍋掏出來了。

家裏也是談着集體農莊。話頭是從那裏開始的：母親已經積了整整一年錢買牛，從冬天起她就看好了大泥雷的一隻一歲的牛犢，想着夏天把牠買來放入牛羣裏。可是現在聽說集體農莊只收在未加入以前不宰殺或不出賣牲口的那些人，母親憂慮着大泥雷入集體農莊的時候，要把牛犢也牽到那裏的，那時得再找別的了。可是那能找到這樣的牛犢呢？

但父親是明白人，他天天看着鐵路報『汽笛』，明白一切都是怎麼一回事。

他笑着母親，並且給她解釋說大泥雷無論帶小牛也能，不帶小牛也能，離集體農莊一百步遠的地方都不許他到的，因為他是富農。而他們所以組織集體農莊的，也為的是不要富農也可以生活的。到全村人都加入集體農莊的時候，那時就是大泥雷，磨坊主白斗寧辭明的死路到了，他們一切富農的家業就要破產了。

但是母親想起了去年收了大泥雷一百五十普特的稅，農民都很怕他，結果一切都仿

彷彿照着他的心願做的一樣，她很懷疑大泥雷的家業會破產，甚而相反，她說她很怕集體農莊自己會破產呢，因為亞列申是一個閉塞的鄉村，週圍盡是森林與池沼。學着理財的方法去工作也無從學，等着鄰人的幫助也等不來的。

父親紅了臉，說那件收稅的事情是很曖昧的，那一定是大泥雷欺騙了誰而且責罵誰的，可是他不會每次都平平安安的過去，爲着這些事不久會落網的。但他把那些他曾經挨過的鄉村集議的傻子們也都帶罵了，又說如果這事要在葉戈爾當主席的時候發生，那麼，這樣不成事體的事情，對他是不會有的了。

當父親同母親爭論的時候，王西迦吃了兩塊牛肉，一盤子白菜湯，彷彿無意的從糖盒內取了一大塊糖，填到嘴裏去了，那糖盒原是母親放到桌上的，因爲父親一吃過飯就愛喝一兩杯茶的。

但是母親不相信他這樣作是無意的，把他從桌子跟前趕開了，他就哭着，與其說是受了氣哭，倒不如說是由於習慣的哭着到爐臺上擠到栗貓跟前，同平常似的打起盹來。或許是他做夢，或許是他在半醒半睡的實在聽見的，可是他只覺得父親說着什麼新的工廠，什麼建築，什麼人們在山谷裏，在森林裏走着，找着什麼東西，彷彿母親總是

驚奇，總是不相信，總啊哈哈的吃驚着。

後來當母親把他從爐臺上拉下來，給他脫了衣服放到暖榻上睡下的時候，他就作起真正的夢來了，他夢見彷彿在森林裏燒着很多的火，彷彿在靜河裏漂着一隻很大的好像在藍海裏的汽船，又彷彿他同白季迦坐着那隻汽船往很遠的很美麗的地方去的一樣。

四

當這兩個小朋友從亞列申回來，過了五天的光景，中飯後他們偷偷的去到靜河邊上，看魚落到他們的魚籠裏沒有。

他們到了一個很僻靜的地方，好久的用那由彎釘作成的小鐵錨在河底裏摸索着。當鐵錨的鉤子掛住了河底的很重的木柱子的時候，幾乎把繩子都弄斷了。待拉到岸上，是一大堆光滑的發着爛泥氣的水草。可是魚籠沒有了。

『謝梨兒把牠撈走了！』王西迦哭起來。『我對你說過他跟着我們的。這他可跟探成了。我對你說過：把魚籠下到另一個地方去，可是你不願意。』

『這已經是另一個地方了，』白季迦生着氣。『你自己選擇了這個地方，可是現在一切都怪我不是。請你別哭了，連我自己也可惜呢，可是我不哭的。』

王西迦止哭了，但爲時不久。

白季迦提議着：

『當我們到亞列申去的時候，看謝梨兒在河邊一棵燒焦了的橡樹跟前，你記得嗎？我們到那裏去撈一撈。或許把他的魚簍撈出來的。走吧，王西迦。請你別哭了。這樣結實，這樣胖，還哭。爲什麼我從來不哭呢？你記得三個蜜蜂一起把我的光腿螫了的時侯，就那我也不哭。』

『好一個不哭的啊！』王西迦把眉頭一皺回答着。『你那時大叫得把我手裏提的楊梅筐子都駭丟了。』

『一點也沒叫。大叫，這只在眼淚亂滾的時候。我不過號了幾聲，因爲害怕而且還因爲痛。號了三秒就停住了。可是一點也沒有大叫，也沒有虎虎嘖嘖的哭。我們跑去吧，王西迦！』

他們到了河岸上的燒焦了的橡樹跟前，好久的在河底裏撈着。

他們撈着，撈着，弄累了，渾身也弄濕了，可是無論自己的，無論謝梨兒的魚籠，都沒有找着。

那時滿心懊喪的他們坐到小丘上的茂密的柳樹底下，互相商量着，決定從明天起，就尾追着謝梨兒的詭密的行蹤，爲的是找着他丟下那兩個魚籠的地方。

不知誰的腳步聲，誠然是還遠的腳步聲，使小朋友們當心起來，他們很敏捷的鑽到稠密的灌木叢裏了。

但這不是謝梨兒。順着從亞列申的小路上不慌不忙的走着兩個農人。一個是不認識的，似乎不是此地人。另一個是謝大伯，他是亞列申的貧農，各種的災難常常飛到他頭上去：不是他的馬死了，就是馬把他的麥子踏了，再不然就是廠棚塌了。把小猪和小鵝都壓死了。這樣謝大伯每年總要發生一點事情的。

他是一個很剛強的勞動者，可是一個倒霉的而且被失敗駭壞了的一個農人。

謝大伯帶着一雙打獵穿的黃皮靴，到小站上去，這皮靴上他補了兩塊補綻，這是王西迦的父親出兩地錢請他補的。

兩個農人走着，罵着大泥雷。那位不認識的，不是亞列申的那個人罵着他，謝大伯

聽着無精打采的應諾着。

爲什麼那位不認識的人罵着大泥雷，小朋友們的確不曉得這裏邊的底細。結果彷彿是大泥雷用低價買了那位農人的什麼東西，答應賒給那位農人三口袋燕麥，可是當農人來了的時候，大泥雷就把麥價擡高得就讓在城裏市場上也沒有那樣的價錢，並且還說這是公平的價錢呢，因爲到了耕種的時候，麥價還要高一倍的。

當那兩個愁眉不展的農人從跟前走過的時候，小朋友們就從灌木叢裏鑽出來，又坐在那溫暖的發綠的小丘上。黃昏來了。從河上吹來一股濕氣和岸上的柳叢氣。杜鵑在啼着，在赤色的太陽的光綫裏，好像塵埃似的，一團無聲的春日的小蠶蟲在那裏飛舞。

但是在這寂靜裏，起初是遙遠的，低低的，彷彿蜂羣的嗡嗡聲似的，聽見從那彩雲後邊送來一聲奇怪的轟聲。

後來一個明亮的，好像銀色的小點，離開了一塊圓圓的厚雲，在天空閃耀着。牠慢慢的大起來了。牠的兩對展開的翅膀已經分明出來了……在翅膀上已經閃耀着兩粒五個尖的紅星……

於是有力的，好看的，比最快的火車頭還快，可是比最快的野鷹還輕的全部的飛

機，帶着強力的摩托的愉快的響聲，從那黑黝黝的森林上，從那荒涼的小站上和從那小朋友們坐在河岸邊的靜河上平平穩穩的飛過去了。

『飛遠了！』白季迦目不離開那遠去了的飛機低聲說着。

『到遠方去的！』王西迦說了，就想起來不久以前做的一個好夢。『牠們，飛機向來只是到遠處飛呢。到近處飛幹嗎呢？近處騎馬也可以到的。飛機到遠方飛呢。白季迦，到我們長大的時候，也到遠方去呢。那裏也有城市，也有大工廠，也有火車站。可是我們這裏沒有。』

『我們沒有，』白季迦同意着。『我們只有一個小車站同一個亞列申村，別的什麼也沒有了……』

驚奇的，不安的小朋友們默然的擡起頭來。轟聲又強大起來了。有力的鋼鳥在盤旋着，越降越低了。現在已經看清了小輪和在陽光裏閃着推進機的明亮的圓盤。

飛機好像遊戲似的溜了過去，往左翼一傾斜，轉回身來，在森林上，在亞列申的草原上，在岸邊站着的驚奇的歡喜的小朋友們的靜河上，兜了幾個大大的圈子。

『可是你……可是你說：只到遠方飛的，』白季迦着急的口吃的說着。『難道我們

這裏遠嗎？」

飛機又向上飛去，很快的就消失了。有時候只在那很厚的玫瑰色的雲縫裏閃一下。

『牠幹嗎在我們上邊兜圈子呢？』小朋友們想着就急忙的向小站上跑，爲的是要趕快的告訴他們所看見的。

爲什麼飛機飛來，牠來探聽什麼的，他們心裏被這些揣測佔滿了，差不多沒有注意到他們後邊遠遠的響了一聲沉重的槍聲。

回到家裏，王西迴正遇到在款待謝大伯喝茶的。

謝大伯談着亞列中的事情。半個村都入了集體農莊。他的家業也入到裏邊去了。那一半等着將來的結果呢。收集了合作社費，以三千元作中央拖拉機股份。但在今年春天耕種的時候，每人還耕種自己的一塊地，因爲給集體農莊一個地方的土地還沒劃分妥當的。

來得及劃分的只是靜河左岸的草地。

但是這裏也發生過麻煩的。磨坊主白斗寧的水堤決口了，全部的水都流走了，沒有澆水的是河的左岸。因此，草一定不會好的，因爲草地在 大水灌了之後才會看好收成。

『白斗寧的堤決口了嗎？』父親不相信的重問道。『他從前沒有決過口嗎？』
『誰曉得他，』謝大伯推託着答道。『或者是水沖開了，或者有別的什麼。』
『這白斗寧真是活騙子！』父親說道。『什麼他，什麼大泥雷，什麼薛明——都是一流貨。他們怎樣呢，生氣嗎？』

『怎樣說好，』愁眉不展的謝大伯答着。『大泥雷——他搖搖擺擺的好像對他沒關係似的。他說，是你們的事。願入集體農莊就到集體農莊去，願入集議農莊就到集議農莊去。這與我沒關係。磨坊主白斗寧——那傢伙真氣起來了。他遮掩着，可是看出來是在生氣的。他的一塊草地也劃入集體農莊了。可是他那一塊地怎樣呢？真不錯的一塊地。唔，至於薛明？你自己知道薛明的。他總是一味說笑談的。不久以前，從郵局寄來些標語和口號。打更的老包就遍村去貼起來了。有的貼到籬笆上，有的貼到牆上。他路過薛明的房子跟前的時候，就猶豫起來：貼呢，或是不貼呢？別叫掌櫃的罵才好呢！可是薛明從門裏出來就笑道：「幹嗎不貼呢？啊哈，你這集體農莊的傻瓜。別人過節我不過嗎，怎麼呢？」拿兩張最大的標語就貼上了。』

『可是葉戈爾怎樣呢？』父親問道。

『葉戈爾嗎？』謝大伯把喝完的玻璃杯一推，答道，『葉戈爾是一個堅毅的人，可是關於他說着不好的閒話。』

『說什麼閒話。』

『比方他兩年沒有在這裏，都說彷彿爲着壞事把他趕走了。彷彿幾乎把他交到法庭裏。或者他對於銀錢沒弄妥當，或者還有別的什麼事。』

『都是胡扯的，』王西迦的父親很自信的反對着。

『該想着是胡扯的。可是還在扯着，』這時謝大伯向王西迦的母親和王西迦瞟了一眼，『還扯着他在城裏還有這玩藝呢……呵，未婚妻什麼的。』他少停了一下補充道。

『未婚妻該有什麼呢？讓他結婚好了。他是失家的人。巴斯克和馬斯克將有母親了。』

『城裏女人，』謝大伯帶着冷笑解釋着。『也許是姑娘吧，她需要錢的人，可是他領多大一點薪水呢？唔，我要走了，』謝大伯站起來說着。『謝謝你款待我。』

『或者在這裏歇吧？』向他提議道。『你瞧，黑得很。從村路走吧。走樹林裏小路會迷路的。』

『我不會迷路的。』謝大伯說道。『啊哈，在一千九百二十年的時候，同游擊隊在小路上不知走了多少次！』

他把那下垂的寬緣的破帽子一戴，隔窗子一望就補充着說：

『唉哈，出了多少星星呵，月亮也快出來了，——馬上會很亮的。』

五

夜還很涼，但王西迦摺起舊棉被和羊皮襖的破片到草棚裏睡去了。

從晚上他就同白季迦約好，叫白季迦早些叫醒他，他們好去釣鯽魚。

但當他醒了的時候，已經遲了——已經九點鐘了，可是白季迦還沒來。大概白季迦自己也睡失覺了。

王西迦早餐吃了煎的馬鈴薯和葱，往兜裏裝了一塊撒着砂糖的麵包，往白季迦家裏跑去了，準備罵他是瞌睡蟲和懶鬼。

但是白季迦沒在家。王西迦去到柴火棚裏——釣竿在這裏。但王西迦奇怪的是釣竿

不是放在牆角裏的原地方，而彷彿是急忙的亂擲在做棚中間的。

那時王西迦出去到街上要問一間小孩子們，看他們見到白季迦沒有。

在街上他只遇見一個四歲的小孩子巴梨克，他正在用死勁往一隻大栗狗身上騎。但他氣喘喘的剛把腿擡起來往狗身上騎的時候，牠一翻身，肚朝天的躺著，懶洋洋的擺着尾巴，用牠的很寬的拙笨的掌抗拒着巴梨克。

巴梨克說他沒看見白季迦，請王西迦帮他騎到狗身上。

但王西迦顧不到那個。他想着白季迦會失落到那裏呢，他向前走去了，很快的就遇到坐在土階上看報的伊凡。

伊凡也沒有見着白季迦。王西迦傷心起來，就在旁邊坐下。

『你看的關於什麼事，伊凡？』他隔着肩膀望着問道，『你看着，可是你自己在微笑。有什麼故事呢？』

『我看的是關於我們這地方的事，王西迦，這裏寫着說在我們這小站附近要修一座工廠呢。很大的一座工廠。由粘土裏取鋁——一種金屬——的。這裏寫着我們這裏鋁很豐富的。可是我們過去，想着這是粘土。你瞧這粘土呵。』



王西迦一聽到這
個，他即刻就從士階
上跳下來，要跑去第
一個把這件驚人的新
聞報告給白季迦。但
一想起白季迦不知到
什麼地方去了，他就
又坐下，問起伊凡怎
樣修工廠修在什麼地
方和工廠的烟筒高不
高。

在什麼地方修，
這層連伊凡自己也不
知道，至於關於烟筒

的話，他說將來完全沒有牠們的，因為工廠將來是用電力作工的。爲着這個要橫着靜河修起一道堤來。裝上渦輪，水的壓力推轉着渦輪，發電機也就轉動起來；由這發電機所生的電流就順着電綫流起來了。

驚奇的王西迦一聽到要把靜河隔斷起來，就又跳起來，但又想起白季迦沒有在，就正顏厲色的生起他的氣來。

『多麼糊塗人！這裏有這樣的事，可是他閒散去了。』

他望見街頭一個有胆子的小姑娘瓦兒迦用一隻脚在井臺周圍跳圈子，已經跳了好幾分鐘了。他想到她跟前問她看見白季迦了沒有，可是伊凡把他擋住了。

『你們什麼時候到亞列申去了？禮拜六是禮拜五？』

『禮拜六，』王西迦想了起來，『在禮拜六，因為我們在那天晚上燒水洗的。』

『在禮拜六。那麼，已經過了一禮拜了。葉戈爾爲什麼還不來呢？』

『葉戈爾嗎？伊凡，他昨天就進城了。昨天晚上亞列申村的謝大伯在我們家裏喝茶

了，他說葉戈爾已經去了。』

『他幹嗎不順便來一下呢？』伊凡帶着不滿的神情說，『他答應來，可是不來。我

請他到城裏給我買一根烟斗呢。」

伊凡摺起報紙，到屋裏去了，王西迦找瓦兒迦去問關於白季迦去了。

但他完全忘了昨天他才打了她幾巴掌，因此，當有胆子的瓦兒迦一望見他就拚力的向屋裏逃去的時候，他覺得非常驚異。

可是白季迦當時並沒在多遠的地方。

當王西迦走着想着他的同伴到那裏去了的時候，白季迦正坐在菜園後邊的灌木叢裏，帶着難耐的心情，等王西迦往自己院子裏去。

他不願意此刻遇見王西迦，因為這早上同他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甚而可以說是令人不快的事。

照着所約定的，很早就醒來，他拿起釣竿，去叫醒王西迦去了。但他剛剛出了籬笆門就看見了謝梨兒。

的確無疑的，謝梨兒河邊看魚窠去了。他不疑惑白季迦會偷看着他，他就由菜園跟前過去向小路走去了，他走着挽着鐵錨的小繩。

白季迦回到院子裏，把釣竿擲到做棚的地下就向謝梨兒追去，他已經入到灌木叢裏

了。

謝梨兒走着，快活的嘯着自己做的木笛。這對於白季迦是很方便的，因為他可以在相當遠的距離跟着他，不至於被他看見了挨打。

是陽光的，喧噪的早晨。到處的蓓蕾都裂開了。新鮮的小草稠密的從地裏出來了。發着露水氣和白楊樹汁氣，在盛開的柳樹的串形花上採花的蜜蜂在和睦的嗡嗡的叫着。因為早晨這變樣好，因為他這樣順利的追蹤着謝梨兒，白季迦很高興，他很容易而且謹慎小心的順着一條彎曲的窄路走着。

這樣過了半點鐘光景，在靜河急轉彎向山谷裏流去的地方，他們接近了。

『走得真遠……滑頭東西，』白季迦想着，早已勝利的想着帶上鐵鎚，他同王西迦跑到河邊，把自己的和謝梨兒的魚簍撈出來。找到叫謝梨兒永久都找不着的地方。

木笛的嘯聲突然停止了。白季迦加快了腳步。過了幾分鐘——又是寂無聲息。

那時心神不安的白季迦，極力不使腳步響，跑到彎彎的地方，把頭由灌木叢中伸出來。謝梨兒不見了。

這時白季迦想起來，剛才有條小路通到小芬河流入靜河的入口的地方。他回頭到了

小河口，可是那裏也不見謝梨兒。

他馬着自己賣夜眼，疑惑着謝梨兒會藏到那裏去，就又想到小芬河稍微往上游去一點有一個小湖。

雖然他從來沒有聽說過在那河裏可以捉魚，但依然決定往那裏跑去了，因為誰會知道謝梨兒呢；他這樣的滑頭，也在那兒會找尋什麼的。

和他的推想相反的，是那湖並不是那樣近。

牠很小，遍生着爛泥，除了蝦蟆之外，那裏邊什麼好東西都不會生的。這裏也不見謝梨兒。

洩氣的白季迦往小芬河走去了，喝飽了涼得不換氣就不能連喝兩口水，就想回轉去。

王西迦當然已經睡醒了。如果不告訴王西迦說爲什麼沒得去叫醒他，那王西迦就要生氣的。如果告訴了，那王西迦就要笑起來：

『你這傢伙，沒有跟好。要是我的話……要是我的話……等等。』

突然白季迦見到一件使他即刻忘了謝梨兒，忘了魚籃，也忘了王西迦的東西。

在右邊不過一百米突的地方，從灌木叢裏出現了油布帳幕的尖頂。野火的一縷很窄的青烟在牠上邊飄了起來。

六

最初白季迦只是害怕。他很快的彎下腰，一隻腿跪了下去，謹慎小心的向旁邊張望着。

那時異常的靜寂。靜寂得可以清清楚楚的聽見小芬河的冰冷的愉快的潺潺的水聲和貼在住着苔蘚的空楊樹洞上的蜜蜂的嗡嗡聲。

因為當時這樣的靜寂，因為當時的森林很溫柔而且被溫和的陽光的花斑照着，白季迦鎮靜起來，很當心的，但不是因為害怕，不過是本着兒童的滑頭的慣性，藏到灌木叢後邊，開始向帳幕跟前移動着。

『是打獵的嗎？』他猜想着。『不，不是打獵的……爲什麼他們帶帳幕來呢？是打魚的嗎？不，不是打魚的，距河岸很遠的。可是如果不是打獵的，也不是打魚的，那是

誰呢？」

『突然要是強盜呢？』他想着就記起了在一本舊書上他見到一張畫片：也是在森林裏的一個帳幕，很凶暴的人們在掛帳幕旁邊坐着宴飲，在他們旁邊坐着一個俏瘦的，異常悲哀的美女，彈着神巧的樂器的長弦，給他們唱着歌。

白季迦由這樣的思想不自在起來了。他的嘴唇抖顫起來了，他望了一眼，想向後退去，無論如何要跑回家裏去。

但這時他望見在灌木叢間的光地裏，牽了一根繩子，在那繩子上搭着大約洗過還是濕的極普通的襯褲和兩雙補着補綻的藍襪子。

這濕襯褲和那迎風擺動的帶着補綻的襪子，彷彿即刻使他心平氣靜了，他覺得關於強盜那種思想是可笑而且糊塗的。

他往跟前移動了。現在他看清了無論在帳幕旁邊，無論在帳幕裏邊，都沒有有人。

他看見兩個裝着乾樹葉的蒲團和一床很大的灰色的被子。在帳幕中間鋪着的雨布上放些藍的和白的紙，幾塊粘上的石頭，這是那些在靜河岸上常常見到的石頭和粘土：在這裏放着些白季迦不認識的暗暗的發着光的什麼東西。

野火在微弱的冒着烟。火旁放着一把被煤烟薰得很髒的大洋鐵壺。在被蹂躪了的草地上，擲着一塊很大的似乎被狗啃了的白骨頭。

胆大起來的白季迦到了帳幕的緊跟前了，首先令他注意的是那些他所不認識的金屬的東西。一個是三腳架，好像去年到此地來的照相師的支架一樣。第二個是圓的大東西，帶着數目字，橫着圓面引着一根綫。第三個也是圓的，不過小一點，好像手錶一樣，帶着很尖的顫動的指針。

他把這東西拿起來。指針顫動了一下，搖擺了搖擺，又照原樣停住了。

『指南針，』白季迦推測着，想着關於這東西他在書上讀過的。

爲着要證明這個，他轉了一個圓圈。

很細的尖銳的指針也轉了一圈，顫動了幾下，黑色的一端指到林間空地上生着密枝的那棵松樹那方面。這個使白季迦樂起來了。他繞着帳幕走了一圈，轉到灌木叢後邊，又轉到另一堆灌木叢後邊，就地又轉了十圈。打算着哄騙了，攪亂了指針。但是當他剛剛停住腳，那懶洋洋的擺動的指針，帶着原來的執拗和倔強，用黑指針向白季迦表示着無論轉多少圈子，總是騙不了牠的。

『真像活的，』狂喜的白季迦想着可惜他沒有這樣的好玩藝。他嘆了一口氣。就仔細想着，將指南針放到原地方不放呢。

但在這時候，在林間空地相反的方向，出現了一隻披毛的大狗，帶着很高的叫聲向他撲來。

吃了一驚的白季迦，叫了一聲就由灌木叢上衝了過去。狗惡狠狠的叫着追着他，如果不是小芬河隔住的話，當然追上他了。白季迦渡過了一膝蓋深的小芬河。

狗跑到河跟前，河口在這個地方很寬，於是就在河岸上亂竄着，尋找着可以跳過的地方。

可是白季迦不等這事的實現，好似被獵犬追着的兔子一般，跳過了樹盤，越過了帶根的樹幹和小丘，向前飛奔去了。

他只到了靜河岸上的時候，才停住換了一換氣。他舐着乾透了的嘴唇，跑到河邊，喝飽了水，連二趕三的喘着氣，慢慢的回家去了，覺得有點不大好。

如果不是狗的話，他當然不會拿那指南針的。但是狗也能，不是狗也能，而結果總算他偷了指南針了。

他曉得爲着這些事，父親要揍他，伊凡不誇獎他，而且玉西迦也不會說他好的。但因爲事情已經作了，把指南針送回去吧，他害怕而且害羞，於是他就自慰着：第一，這不是他的錯，第二，除了狗以外沒人看見他，第三，指南針可以藏遠點，過後到了秋天或冬天，到任何帳幕都沒有的時候，說是拾的，就留給自己了。

白季迦當時被這些心思估據着，因此他坐在菜園後邊的灌木叢裏，不出來到那懷着不滿的心情從早晨就找尋着他的玉西迦跟前去。

七

但是白季迦把指南針藏到劈柴棚的屋頂上，不去找玉西迦，而去到花園裏，在那裏思索着好好的扯一個謊。

一般的說來，遇事他是扯謊的老手：可是今天好似有鬼作怪似的，一點像的也想不出來。當然他許只可以說一說怎樣追跟謝梨兒沒有跟成功，不提帳幕，也不提指南針。

但是他覺得他忍不住不提帳幕。如果不提，那麼玉西迦自己也會打聽出來，那時他

就要誇口而且自大起來的：『唉哈，你什麼也不知道。從來總是我先知道』等等。

白季迦想着如果不是那指南針和那可惡的狗，一切都會更有意思，更好了。那時一定起一種很平常的，很好的思想：『如果把帳幕和指南針去告訴了王西迦，不知該怎樣呢？可是實際上他沒有偷指南針。一切都是狗的錯。他同王西迦把指南針帶上，跑到帳幕裏，把牠放到原地方吧。可是狗怎麼辦呢？狗不算什麼。第一，可以隨身帶點麵包或肉骨頭擲給他，不使他叫。第二，可以隨身帶一根棍子。第三，兩個人一塊並不這樣的可怕。』

他決定這樣作，就想即刻跑到王西迦那裏去，可是這時就喚他吃中飯的，他很願意的去了，因為在他走路的時候很餓了。

飯後找王西迦也沒有成功。母親去洗衣服去了，讓他在家裏看守小妹妹耶蓮的。

平常當母親出去的時候，就把他同耶蓮留到家裏，他給她些各種的破布和襪子，當她玩這些東西的時候，他就放心大胆的跑到街上了，只要一瞥見母親，就回到耶蓮跟前，彷彿沒有離開她似的。

可是今天耶蓮有點不舒服而且發脾氣了。當他把一根鵝毛和圓得好像小球的一個

馬鈴薯塞給她就往門口走的時候，耶蓮放起這樣大的哭聲，使由旁邊過的鄰女都隔窗子望着，用手指對白季迦威嚇着，她以為他欺侮小妹妹了。

白季迦嘆了一口氣，同耶蓮並排坐到地下鋪的厚氈子上，用憂愁的聲音給她唱起快樂的歌來。

當母親回來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了，解放了的白季迦終於跳出了門，喊着找王西迦去了。

『啊哈，你這傢伙，』王西迦還在老遠的地方就帶着責備的口氣叫起來。『唉哈，白季迦！整整一天你上崩莊去了，白季迦？爲什麼我找你一天都沒找着，白季迦？』

還沒等白季迦回話的時候，王西迦把一天所得的消息很快的都說出來了。王西迦的消息很多。第一，小站附近要修工廠。第二，在森林裏有帳幕，在那帳幕裏住着很好的人，王西迦已經同那些人認識了。第三，謝梨兒的父親今天把謝梨兒打了一頓，謝梨兒哭得滿街都聽見了。

但無論工廠、無論水堤、無論謝梨兒的挨打，無論什麼都沒有王西迦知道了帳幕的存在和第一個把牠告訴給白季迦的那件事，使白季迦這樣的驚奇和不安。

『你從那知道了帳幕呢？』難受的白季迦問着。『兄弟，一切總是我第一個知道的，今天我有一件故事發生了。』

『故事，故事，』王西迦打斷他的。『你的什麼故事？你的故事是沒趣味的，我的故事是有趣味的。當你不見的時候，我好久的尋看你。在這裏尋，在那裏尋，到處都尋遍了。我尋得討厭了。吃了午飯就到小樹叢裏割樹條去了。忽然迎面來了一個人。身個很高，身旁掛着一個皮袋，同兵官掛的皮袋一樣。靴子同打獵人的一樣，可是不是軍人，也不是打獵的。他看見我就說道：「到這兒來，小孩子。」你想着我是害怕了嗎？一點都不。我去到跟前了，他把我看了一看就問道：「小孩子，你今天釣魚了嗎？」「沒有，」我說道，「沒有釣魚。白季迦這傻子沒有跟我來。答應到我家來的，可是不知到那裏去了。」他說道：「是的，我也看這不是你。可是你們沒有比你稍高一點，頭髮稍微帶點栗色的這樣的小孩子嗎？」我說，「我們有這樣的小孩子，不過這不是我，是偷我們魚籃的謝梨兒。」「對了，對了」他說道，「他距我們的帳幕不遠往湖裏撒了魚網的。他住在那裏呢？」「走吧，」我答道，「伯伯，我告訴你他住在那裏。」

『我們走着，我就想道：「他要謝梨兒幹什麼呢？最好是要我同白季迦好了。」』

「當我們走着的時候，他一切都告訴我了。在帳幕裏他們有兩個人。帳幕搭在小芬河上邊的。他們這兩個人是地質學家他們考察着地，找着石頭，粘土，那裏有石頭，那裏有砂，那裏有粘土，統統都寫起來。我就對他說：「如果我同白季迦一塊去找你好不好？我們也找。這裏我們一切都知道。去年我們找到這樣一塊紅石頭，簡直紅得驚死人。伯伯，最好我們不必去找謝梨兒吧。那謝梨兒是個壞貨。他只會打架和拿別人的魚簞。」我們走到了。他入到屋裏，我留在街上。我看着看着謝梨兒的母親跑出來就叫道：「謝梨兒，謝梨兒！王西迦，你沒見謝梨兒嗎？」我答道：「沒有，沒有見，看見了，可不是現在，現在沒有看見。」後來那位技術家就出來了，我把他引到森林裏，他允許我同到他那裏去。謝梨兒回來了。他父親問道：「你在帳幕裏拿了一件東西嗎？」可是謝梨兒不承認。當然他父親不相信，把他揍了一頓。謝梨兒這樣哭起來。這他活該。對嗎，白季迦？」

但是白季迦一點也不喜歡這故事。白季迦的臉是憂悶而且悲傷。他知道了爲着他偷的指南針把謝梨兒打了一頓之後，他覺得不自在起來。把經過的事情一五一十的都告訴給王西迦現在已經晚了。突然吃驚的他，愁悶得不知所措的站着，不知道此刻將說什麼

和怎樣對王西迦解釋自己沒有在。但王西迦自己把他解救了。以自己的新發現自負的他，想做一個寬宏大量的人了。

『你爲什麼愁眉不展呢？你怪你沒有在嗎？你不走就好了，白季迦。要約定就約定了。啊，不要緊，明天我們一塊去，我已經給他們說了：我來，我的同伴白季迦也來。大概你到你姑母家去給她看門去了吧。我一看：白季迦沒在，釣竿在做棚裏放着呢。啊：我想着大概他上姑母家去了。你在那裏嗎？』

但白季迦沒有回答，他沉默了一下，嘆了一口氣，由王西迦旁往什麼地方望着問道：

『謝梨兒的父親把他揍得很厲害嗎？』

『如果謝梨兒哭得在街上都聽到了，那一定是揍得不輕。』

『難道可以打嗎？』白季迦愁眉不展的問道。『現在不是舊時候隨便打的。可是你說：「打了，打了。」你樂起來。如果你父親把你揍了，你也樂嗎？』

『不是揍我，而是揍謝梨兒。』王西迦答着，被白季迦的話弄得有點難爲情似的。『再說不是白打的，而是爲着事情打的：爲什麼他鑽到人家帳幕裏呢。人家在工作的，

可是他去偷他們的傢伙。白季迦，你今天爲什麼這樣古怪呢？有時你逍遙一天，有時你生氣一整晚上。」

「我沒生氣，」白季迦低聲的答着。「不過最初我的牙痛，可是現在已經要停止了。」

「快就停止了嗎？」王西迦同情的問道。

「快了。王西迦，我最好回家去吧。躺一躺，在家裏躺一躺牠就停止了。」

八

不久小朋友們就和油布帳幕裏住的人相好起來了。

他們兩個人。同他們一起的有一隻披毛的有力的名字叫『忠義』的狗，忠義很願意的同王西迦認識了，可是對白季迦却很氣憤的哼起來。白季迦知道爲什麼對他生氣，就連忙躲到地質學家的很高的背後，高興着忠義只會哼，而不能把牠所知道的這件事告訴出來。

現在小朋友們整天都去到森林裏。他們向地質學家們搜索着靜河的河岸。去到池沼裏，有一次甚至去到兩人從來沒有冒險去過的很遠的碧湖。

當回到家裏問他們到那去了和找什麼去了的時候，他們就帶着驕傲的神情回答道：『我們找粘土的。』

現在他們已經知道粘土和粘土不同了。有脊瘦的粘土，有肥沃的粘土，這樣粘土在濕的時候好像濃厚的牛油似的，可以把牠用刀子切成薄片來。沿着靜河的下游有好多陶土，即含着砂的鬆軟的粘土，在上游的湖跟前有含石灰的粘土，或泥灰石，在小站附近有很厚的赤褐色的粘土質的赭石層。

這一切都是很有趣味的，特別是從前小朋友們以為一切粘土都是一樣的。在天乾的時候這些不過是些乾了的土塊，在雨天的時候，這是平常的很稠的粘滑的泥濘。現在他們曉得這粘土不僅是泥濘，而是由牠可以採鋸的原料，於是甘心願意的幫助地質學家們搜尋有用粘土的種類，指示錯亂的小徑和靜河的支流。

不久在小站上就摘下了三輛貨車箱，不相識的工人們開始往鐵路基地上卸着木箱，木柱和木板。

心神不安的小朋友們，這夜好久都睡不着，他們滿意着小站要開始過起不像過去的
那樣的新生活了。

但是新生活來得不很快。工人們用木板蓋了一個做棚。把器具放到那裏留下了看守
的人，最令小朋友們苦惱的是那些人全部又回去了。

在中飯後的時候，白季迦坐在帳幕旁邊。那位年長的地質學家華西里，補着肘子地
方破了的襯衫，另一個——像官兵的那一個按着圖用兩腳規在量着什麼東西。

王西迦沒有在。把他留在家裏種西瓜，他答應晚一會再來的。

『真倒霉，』高個子人把圖往旁邊一挪說道。『沒有指南針同沒有手似的。也不能
測量地形，也不能按地圖定方向。現在只有等着從城裏寄第二個了。』

他吸了一口烟，就問白季迦說：

『你們的謝梨兒從來就是這樣的騙子嗎？』

『從來就是的，』白季迦答道。

他臉紅了，想遮掩這個，就在將息的野火上彎下腰去吹蓋着灰的火炭。

『白季迦，』華西里喊着。『一切灰都吹到我身上了。你幹嗎吹火呢？』

『我想……或者，茶壺，』白季迦疑懼的答着。

『這樣的熱，可是他去弄茶壺，』高個的奇怪一下就又說起那一套了。

『他要這指南針幹嗎呢？要緊的是不承認，說沒有拿。白季迦，你最好照着同伴的關係給他說：』「拿出來吧，謝梨兒，如果你自己怕送去的話，拿來我去送。」我們也不生氣，也不抱怨。你告訴他吧，白季迦。

『我告訴他，』白季迦把臉背過高個子人回答着。但一轉過身來，就碰着忠義的眼睛。忠義在臥着，伸着足掌，吐着舌頭，癩促的喘着氣，凝視着白季迦，彷彿說：『你撒謊！你什麼也不對謝梨兒說的。』

『真的是謝梨兒把指南針偷去了嗎？』華西里縫完了，把針往帽裏上一插，問道。

『或者我們自己把牠塞到什麼地方，只白想着是小孩子偷去了。』

『最好你們找一找吧，』白季迦很快的提議着。『你們也找，我同王西迦也找。到草地裏找，到各處找。』

『找什麼呢？』高個子的人奇怪起來。『我向你問過指南針，華西里，可是你自己

說由帳幕裏帶着牠就忘了。現在找什麼呢？」

「現在我想起來我似乎帶過牠的。記不清，可是彷彿拿過的，」華西里滑頭的微笑
着說。「你記得當我們在碧湖岸上，在一棵放倒的樹身上坐着的時候。一棵很大的這樣
的樹。坐着吃着東西。我沒把指南針失落到那裏嗎？」

「真奇怪，華西里，」高個子的人說。「那時你說你沒從帳幕裏往外拿，而現在是
這麼一回事……」

「一點也不奇怪的，」白李迦熱烈的擁護着。「這樣也會有的。甚至於常常會有
的：你想着沒有拿，而事實上却拿了。我同王西迦也有過這樣的。有一次我們去釣魚，
在路上我問道：「王西迦，小釣鉤你沒有忘吧？」他說道，「啊呀，忘記了。」我們跑
回頭去，找了又找，找了又找，無論怎樣找不到。後來我往他袖子上一看，牠們原來別
在他袖子上的。伯伯，可是你說奇怪。一點也不奇怪。」

白李迦說了另一件事情，說衡納吉斜眼子找斧子找了一整天，而斧子放在掃帚後邊
的，又有一件事，謝明爺爺找自己的拐杖，而拐杖就在他眼前的……他娓娓動人的說
着，高個子的人同華西里而面相顧着。

『哼……或者可以去找一找吧。小朋友，最好你去找一找吧。』

『我們找一找吧，』白季迦甘心願意的同意着。『如果牠在那裏的話，我們就要把牠找着的。牠逃不掉我們的。那時我們這裏那裏一定找到的。』

說過這話以後，不等到王西迦來，白季迦起來聲稱他想起一件要緊事就告別了，不知因為什麼他非常快活的很敏捷的跨過了生着苔蘚的碧綠的小丘，跨過了小溪和蟻塚，向小路跑去了。

跑到小路上，他看了山小站上回來的一羣亞列申村的農民。

不知道為什麼他們都很動氣，很生氣，都揮着手互相打斷着他們的言談，大聲的互相罵詈着。

在後邊走着的是謝大伯。他的面孔是憂愁的，比他的敞棚頂塌下來，把他的小豬和公鵝壓死的時候還憂愁。

照着謝大伯的臉色，白季迦明白又是什麼災禍飛到他頭上了。

九

但是災禍不僅是飛到謝大伯頭上來。災禍飛到亞列申村的一切的頭上來，主要的是飛到亞列申村的集體農莊的頭上來。

集體農莊的主要的組織人，鄉村集議主席葉戈爾，把收集的作全俄農業機器總社股份的三千農民的款項捲走，逃的不知去向了。

在城裏他應該逗留兩三天的。過一禮拜給他打了一個電報，後來不放心，又打了第二個，後來跟着派了一個人去。派去的人今天回來帶的消息說，葉戈爾沒有到區集體農莊去，錢也沒有交到銀行裏。

亞列申村不安起來，騷亂起來了。天天開着會。檢查官從城裏來了。雖然在這次事件發生好久以前，全亞列申村都說葉戈爾在城裏有一個未婚妻，雖然一個傳一個，說得很詳細——她是什麼人，她的爲人怎麼樣，性情怎麼樣，可是現在却覺得誰也不曉得一點。無論如何也探聽不出來：誰見過葉戈爾的這位未婚妻和從那知道真有這個人？

現在因爲事情弄得一團糟，沒有一個鄉村集議的委員來願意代理主席。由區裏派來了新的人員，但亞列申的農民們對他都很冷淡。都謠言道，葉戈爾也是從區裏派來的，可是把農民的三千元款子拐走了。在這些事變裏，沒有首腦的，尤其是剛剛組成，還沒有鞏固的集體農莊要開始塌台了。

開始一個人要聲請退出集體農莊，後來又一個，後來好像崩潰了似的，什麼聲請書也沒有，開始成數十人的退出了，尤其是播種的時候到了，每個人都跑去耕種自己的一塊去了。在這天外飛來的災禍裏，支持着不願退出的只有十五家。

其中有一家就是謝大伯。

這位被不幸嚇壞了的，被災禍摧殘了的農夫，本着鄰人十分不了解的冷酷的執拗，挨家走着，比平常更其憂愁的到處說着那同樣的話：應該維持下去，如果出了集體農莊，那時就完全沒有路走了。只有丟開田地去流亡了，因爲過去的生活——這不是生活。

擁護他的有石馬柯夫弟兄，他們是有大家庭的人，是從前游擊隊中的他的隊友，在從前同日和謝大伯被馬軍官打過的。擁護他的有鄉村集議委員易戈什金，他是不久同他



父親分居了的青年。最後，出其不意的站到集體農莊方面來的有巴衛爾，他是現在當大家都紛紛退出的時候，彷彿同大家打整拗似的，寫聲請書叫收他入集體農莊的。

這樣就集攏了十五家。他們去地裏播種的時候，不大很高興，但是對於自己的目的非常堅決，不從開始了的道路上離開的。

白季迦和王西迦爲着這些事變，好幾天來，把帳幕也忘掉了。他們跑到亞列申去了。他們也憤恨着葉戈爾，驚奇着溫和的謝大伯的頑強和非常希冀着伊凡。

『會有這樣的，小朋友們。人會改變的，』伊凡用力的吸了一口發着焦臭氣的用報紙捲的烟捲說着。『有這樣的事……人會變的。只是誰能說葉戈爾更變呢？他是一個堅毅的人。』

『我記得……一次晚上。我們進到一個小車站上。信號機被弄毀了，鏈鎖被摘去了，後邊的鐵路也被拆毀，小橋也被燒了。小站上連一個人影也沒有，周圍都是森林。前面是火綫。兩旁也是火綫，四面都是土匪。覺得無邊無際的都是土匪和火綫。』

伊凡沉默了一下，隔着窗子向那赤色的西天上慢慢的執拗的浮動的沉重的雷雲望了一眼。捲烟在冒着烟，烟的漩渦慢慢的轉着，順着牆向上浮動着，牆上掛着褪色的舊鐵甲火車的照片。

『伊凡伯伯！』白季迦喊着他的。

『什麼？』

『就是這樣：』四面都是土匪，無邊無際的都是土匪和火綫，』白季迦一字一字的重複着。

『是的……小站在森林裏。靜寂。春天。小鳥兒唧唧啾啾的叫着。我問葉戈爾爬出來，滿身都是污穢，油膩，汗濕。我們坐到草地上。怎麼辦呢？』

『葉戈爾就說：「伊凡伯伯，我們前邊的鏈鎖被摘了，信號機被弄毀了，後邊的橋被燒了。我們在這土匪的森林裏轉來轉去前後轉了三天了。前面是火綫，兩旁邊是火綫。可是戰勝的依然是我們而不是別人。」我對他說：「當然是我們。關於這沒有人辯駁的。可是我們的指揮同鐵甲火車難以從這捕鼠籠裏逃出去的。」他答道：「逃不出去。還有什麼呢？我們的第十六號鐵甲車糟了，第二十八號停在路軌上的，第三十九號。要幹到底的。」』

『他折了一小枝野玫瑰，聞了一下，插到煤污的小衫的紐環裏。微笑起來——彷彿在世界上沒有而且不會有過比他快樂的人似的。他拿起螺旋迴轉器，油壺，就鑽到車頭下邊了。』

伊凡又沉默起來了，白季迦同王西迦聽不到鐵甲車如何由捕鼠籠裏逃去，因為伊凡很快的往隔壁房間裏去了。

『可是葉戈爾的小孩子們怎麼辦了呢？』老頭子少停一會由屏風後邊問道。『他有

兩個孩子呢。』

『兩個孩子，伊凡。巴斯克同馬斯克。他們同祖母在一塊的，可是他們的祖母很老了。她坐在煖爐上罵着，下煖爐來也是罵着。這樣整天不是禱告着就是罵着。』

『應該去看一看。應該生個什麼法子，小孩子們總是可憐的，』伊凡說着。屏風那邊的他吸捲烟的聲音可以聽見。

王西迦從早就同伊凡到亞列申去了。叫白季迦同去，但他拒絕了——說沒工夫。

王西迦奇怪起來：爲什麼白季迦忽然沒有工夫呢？但白季迦沒等到質問，就把自己的白眉的捲髮的頭躲入窗子裏了。

他們到亞列申新主席那裏去了，但是沒有找着他。他到河那邊去了，到草原去了。爲着這草原起了激烈的鬭爭。從前這草原是幾家中間分的，並且很大的一塊是屬於磨坊主白斗寧的。後來，當集體農莊組織成的時候，葉戈爾把這草原整個的撥給集體農莊了。現在當集體農莊場台的時候，從前的主人們要求着過去的一塊，並且還說公款被盜以後，區裏允許給集體農莊的割草機反正是沒給了，割草的事情牠是處理不了的。

但是留在集體農莊的十五家人，無論如何都不願把草原分裂，尤其是不把白斗寧的

過去的一塊讓給他。主席擁護着集體農莊方面，可是被最近的事件惹得氣憤了的好多農人們都擁護着白斗寧。

白斗寧平心靜氣的證明說真理在他那方面，並且說就是官事打到莫斯科都可以，可是總要達到自己的目的。

謝大伯和青年易戈什金坐在辦事處裏，寫着什麼文件。

『我們在寫呢，』謝大伯和伊凡握着手，氣憤憤的說。『他們往區裏遞他們的呈子，我們遞我們的。讀一下吧，易戈什金，看我們寫的妥不妥。他是局外人，他看得更清楚。』

當易戈什金讀着，當他們討論着的時候，王西迦往街上跑去了，在那兒就遇着裴吉克，這就是那個麻臉的孩子，他在不久以前爲着那個栗頭毛嘲弄着說『裴吉克——集體農莊——是豬鼻子』而同他打架的那個麻臉的孩子。

裴吉克告訴王西迦了好多有趣的事情。他說薛明的洗澡房不久以前燒了，薛明走着賭咒說這是給他放火燒了。火從這洗澡房幾乎過到那存着選種機和選好了的種子的集體農莊的敞棚上。

他還說現在每夜集體農莊輪流派自己的值班的人，如果輪到裴吉克的父親從小站回來晚了的時候，那麼，裴吉克自己就去巡查去了，後來他的母親就拿起木棍去替換他。

『一切都是葉戈爾弄糟了，』裴吉克完結着說。『他弄壞了，可是都來罵我們。都說，你們都是騙人的能手。』

『可是他從前是英雄呢，』王西迦說。

『不但是從前，他向來就是英雄。我們這兒的莊稼漢們到現在無論如何還不明白他是怎麼着呢。他不過從外面看來是這樣的沒有派頭，可是當他一下手幹什麼事情的時候，就密縫着眼睛，放着光亮。說什麼好像斬釘截鐵似的。對於草原的事件他處理得多麼快。他說：我們將來一塊兒割草，各種的時候，我們一塊去播種。』

『他爲什麼作了這件不好的事情呢？』王西迦問道。『或者是大家所說的因爲戀愛嗎？』

『戀愛可以結婚，而不是要偷錢的，』裴吉克反對着。『如果爲着戀愛來偷錢，那會怎樣呢？不，這不是爲戀愛，可是我不知道是爲什麼……我不知道，也沒有人知道的。可是我們有一個這樣的隨陶爾跛子。已經老了。如果你一談起關於葉戈爾的事，他

連一點也不願意聽；他說：「沒有這回事。」他不聽，回避着就即刻扯起別的話了。他總唧噥着什麼：他自己的眼淚滾着，滾着。他是這樣固執的一個老頭。從前他在大泥雷家裏作養蜂的工作。不知爲什麼他把他趕走了，可是葉戈爾祖護過他。」

「裴吉克，」王西迦問道，「沒見葉冒拉嗎？或者今年他不給大泥雷看園子嗎？」

「看的。昨天我見他了，他從樹林裏出來的。醉洋洋的。他從來都是這樣的，當蘋果沒熟的時候，他喝着酒。可是一到時候，大泥雷再不給他錢喝酒的時候，卅時他清醒而且刁滑的看守着園子。王西迦，你記得有一次他用蕁麻怎樣的抽你嗎？……」

「記得，記得，」王西迦快口的回答着，他極力的想把這些不快的回憶揉碎牠。「裴吉克，爲什麼這葉冒拉不去當工人呢，不去耕地呢？他是多麼強壯的一個人。」

「不知道，」裴吉克回答道。「我聽說好久以前他——葉冒拉做過革命軍的逃兵。後來坐監坐的很久。從那以後他就成了這樣的。有時離開亞列申到什麼地方去了，有時到夏天又回來了。王西迦，我不愛葉冒拉。他只有對狗很和善，就卅還在他喝醉了的時候。」

小朋友們談了好久。王西迦也告訴裴吉克說小站附近所做的事情。說了關於帳幕，

關於工廠，關於謝梨兒，關於指南針。

『你上我們那裏去吧，』王西迦提議道。『我們到你們這裏來，你們也上我們那裏去吧。你也去，柯利克也去，還有別的什麼人都去。你識字嗎，裴吉克？』

『識一點。』

『我同白季迦也識一點。』

『沒有學校。當葉戈爾在的時候，他極力想辦一個學校，可是現在不知道怎麼樣。農人們都生氣起來了——顧不到學校了。』

『開始修工廠，學校也要立了。』王西迦安慰着他。『或者剩下些什麼木板，木柱，鐵釘……蓋學校得用很多的東西嗎？我們請求工人，他們就給我們蓋的。我們自己也幫着忙。裴吉克你到我們那裏去吧，柯利克也去，阿列希克也去。我們聚在一堆想一件有趣的事情呢。』

『好吧，』裴吉克同意着。『我們把馬鈴薯一收就去的。』

王西迦一回到集體農莊辦事處裏就沒見到伊凡了。他在葉戈爾家裏，在巴斯克和馬斯克旁邊找着伊凡的。巴斯克和馬斯克啃着給他們帶去的薑餅，互相搶着，互相補充

着，很相信的對老頭子說自己的生活和生氣的祖母。

十

走吧，唉啾！跨塔——跨塔！日子過着真好呵！太陽在照着——跨塔，跨塔——真不錯。嚓喀——嚓喀——嚙喀！小河在嘩嘩的響着。鳥兒在歌着，快走呵，馬隊？

驕傲的，愉快的騎兵白季迦騎着竹馬順着樹林向很遠的碧湖岸這樣的跑着。他右手緊握着樹條，這樹條有時可以給他作柔軟的鞭子，有時可以給他作尖利的馬刀，左手拿着帽子，裏邊藏着指南針，這指南針明天無論如何都要同王西迦到健忘的華西里曾經休息過的那棵放倒的樹跟前尋找的。

走吧，唉啾！跨塔——跨塔！日子過着真好呵！華西里——真好呵！帳幕——真好呵！王噉——真好呵！一切都好呵！帶住！

又當馬，又當騎士的白季迦揮着全力向草地上一抽，腳就掛着突出的樹根了。

『唔，鬼東西，想跌倒嗎？』騎士白季迦罵着馬白季迦。『我用鞭子將你一抽你就



不跌了。』

他站起來，把跌到水潭裏的手拭了拭向周圍望了一下。

森林很密而且很高。巨大的穩靜的古白楊上邊閃着光明的新鮮的綠光。下邊涼爽而且陰暗。野蜜蜂帶着單調的嗡嗡聲，在滿生着樹瘤的半朽了的白楊的空洞旁環飛着。發着葷子氣，腐臭的樹葉氣和綿互在不遠的池沼的潮濕氣。

『快走吧。唉！』騎士白季迦叱責着馬白季迦。『不是到那兒去的！』

於是把左邊的韁繩一勒，他就跳到一旁，向高坡上去了。

『日子過着真好呵，』勇敢的騎士白季迦跑着想道。『現在很好。長大的時候更好呢。長大的時候騎上真馬，讓牠跑吧。長大的時候坐上飛機，讓牠飛吧。長大的時候開着機關車，讓牠響吧。一切的遠方都跑遍，遊遍。在戰場上我將做第一個指揮官。在空中我將做第一個飛機師。在機關車上我將做第一個司機的。快走吧，唉！跨嗒——跨嗒！帶住！』

窄而且濕田野閃着鮮黃的水葵，一直現到他腳下了。不知所措的白季迦，想起來無論什麼這樣的田野，在他的路上是不會有的，大概這該死的馬又把他帶到不是要去的地

方了。

心神不安的他繞過了池沼，緩步走着，聚精會神的細望着，推想着他這是入到什麼地方了。

但是，他越往前走越明白他是迷路了。因此他覺得生活已經開始一步比一步悽慘，一步比一步暗淡了。

又少轉了一下，完全不知道往那走了，他停住了，但是這時他就想到航海家和旅行家從來正是利用指南針找到正路的。他從帽子裏把指南針掏出來，把旁邊的扣一按，開了的指針用黑尖指着白季迦很不打算走的那一方。他把指南針搖了搖，但是指針頑強的指着那剛才的方向。

白季迦斷定着指南針指的不會錯，於是就走了，但即刻他堅持着在這樣叢生的白楊的密林裏，不把小衫掛碎無論如何是穿不過去的。

他繞着走了一圈，又看了看指南針。但無論他如何繞圈子，指針帶着無意思的頑強推着他或到池沼裏去，或到密林裏去，或到極不方便的地方去。

那時發氣的，害怕的白季迦把指南針在帽子裏一放，只用眼睛估量着前去了，非常

的疑惑着一切的航海家和旅行家如果仗着指南針所指示的道路走，那他們早就一定死完了。

他走了好久，打算用最後的手段，即放聲大哭的時候，但這時由林間的空處，他望見了下沉的夕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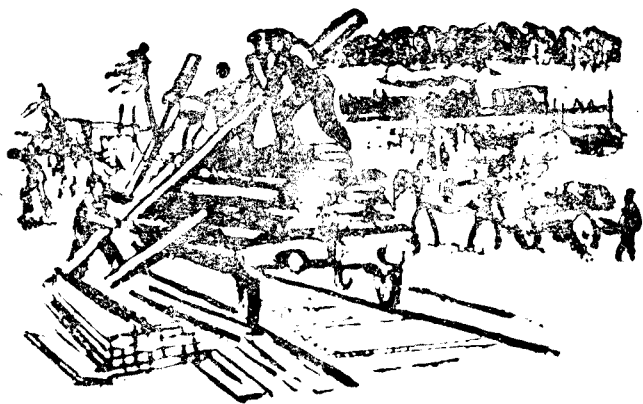
忽然整個的森林彷彿向他轉了一個較熟識的方面。或者是因為他想起了在夕陽西沉的背景上，從來是鮮明的描繪出來亞列申村的教堂的圓頂和十字架。

現在他明白了亞列申不是照他所想的一樣，在他的左邊，而是在右邊，碧湖已經不是在他的前邊，而是在後邊。

當這事情一發生的時候，他覺得森林是熟識的了，因為一切弄迷了的田野，池沼和山谷都照着平常的順序牢穩而溫順的歸到自己的原位了。

很快的他就猜着他在什麼地方了。這距小站已經够遠了，但距由亞列申到小站的小路上不算怎麼遠。他鼓起勇氣，跳到他所想像的馬上，忽然靜寂起來，張起耳朵。

他聽見在不很遠的地方起了歌聲。這是一種無趣的，遲鈍的，沉重的，奇怪的歌聲。白季迦不喜歡這樣的歌聲。白季迦興起來，張望着等着好機會好用馬刺蹬着馬，趕



快由黃昏裏，由這討厭的森林裏，由這奇怪的
歌聲裏往熟識的小路上，往小站上，往家裏飛
奔去。

十一

由亞列申回來的伊凡和王西迦還沒走到小
站的時候，就聽見喧噪和轟響。

他們由窪地裏走上來，就望見整個的倒車
的死路上都被貨車和做車佔着。在附近的地方
散佈着灰帳幕的村落。野火在燒着，行軍灶在
冒着烟，鍋在野火上咕嘟咕嘟的響着。馬在嘶
着。工人們在忙亂着，卸着木柱，木板，木
箱，從做車上往下卸着馬車，輓具和口袋。

王西迦在工作着的人們的中間擠着，看了看馬，往車裏和帳幕裏，甚至往行軍灶的爐灶裏都看了看，就去找白季迦去了，去問他工人們什麼時候來的，事情怎麼樣了，為什麼謝梨兒在帳幕旁邊繞來繞去的繞着，拉着樹枝給燒而沒人罵他把他趕走呢。

那 但是在路上遇着的白季迦的母親氣憤憤的回答他說『這小鬼』從正午就不知道鑽到裏去了，中飯都沒有回來吃的。

這真叫王西迦奇怪而且生氣了。

『白季迦發生什麼事情了？』他想着。『上次他失落了，今天又失落了。這白季迦是多滑頭呵！裝着老實頭，而自己悄悄的幹着什麼玩藝。』

王西迦想着白季迦的行爲就很不贊成他，突然觸動了這樣的思想：如果這不是謝梨兒，而是白季迦自己爲着不要分魚而把魚簍拿去再投到別的地方，現在去偷偷的取魚呢？

當王西迦想起上次白季迦對他扯謊，說他到他伯母家去看門，而事實上他並沒有去，當王西迦想起這事之後，他的疑念更堅牢了。

現在差不多相信了自己疑念的王西迦毅然的決定要嚴格的審問白季迦，並且乘機揍

他一頓，叫他將來不要這樣做慣。

他回家去了，在門口就聽見了父親同母親在大聲爭吵着什麼。

他怕碰到氣頭上，不要去遭霉受，就站住細聽起來。

『這怎麼一回事呢？』母親說着。王西迦按着她的聲音明白她是因什麼生氣了。『讓人家打算打算也好。我種了兩籬馬鈴薯，三畦黃瓜。可是現在統統都丟了。』

『你這人真難說，』父親偏促不安起來。『難道能會叫等着嗎？那麼，我們等着叫克嘉的黃瓜長熟了再說吧，這裏貨車正沒處卸，可是她說起她的黃瓜了。克嘉，你怎麼樣奇怪呢？有時你嚷道：小木房裏的爐子也不好，又窄，又低，可是現在她對這小木房又可惜起來了。讓他們把牠拆了吧。讓牠消滅了吧。』

『爲什麼黃瓜都丟了？什麼貨車？誰去拆小木房呢？』王西迦疑惑着有什麼不好的事，畏縮着就進到屋裏去了。

他所知道的比那關於建築工廠的那頭一件新聞更其使他驚異了。要拆毀他們的木房，在牠現在所占的地方要舖些預備鐵道好停放裝載建築材料的車箱。道路將改到別的地方，在那裏給他們建一座新的房子。

『你要明白，克嘉，』父親證明着說，『難道給你蓋這樣的小木房嗎？現在不比從前，給護路工人蓋一個什麼狗窩就算了，給我們蓋明亮的。寬敞的房子呢。你應該高興才是，可是你反……黃瓜，黃瓜的嚷個不休！』

母親不作聲的把身子轉過去了。

如果這一切都是慢慢的，逐漸的準備起來的話，如果這一切不是一下子突如其來的話，那她自己也許願意放棄了老舊的，破爛的，窄狹的狗窩了。可見現在周圍所決定的，所作的，所進行的一切這樣快，這真把她駭住了。那帶着罕見的，異常匆促的一件一件發生的事變把她駭住了。過去小站的生活是寂靜的。過去亞列申村的生活是寂靜的。忽然間好像波浪似的，從遠處滾來，終於到了這裏，又沖激了小站，又沖激了亞列申。集體農莊，工廠，水堤，新房……這一切都以自己的新奇，出常，尤其以自己的急遽使她騷動，甚至使她驚嚇了。

『格里戈里，將來好些，這靠得住嗎？』她心煩意亂，不知所措的問道。『好也吧，壞也吧，我們總算過了。如果忽然更壞些呢？』

『你算了吧，』父親反對着她。『別說了，克嘉……真羞。你自己不知道你扯些

什麼。難道爲着將來更壞一點我們這樣作嗎？最好你瞧一瞧王西迦的臉吧。這不是他個小無賴漢，嘴都裂到耳朵跟前了。他還小的，可是他明白將來會好呢。不是這樣嗎，王西迦？

可是王西迦甚至找不出話回答，只默然的點了點頭。

好多新的思想，新的問題，佔據了他的不安的頭腦。他好像他母親似的驚奇着事變開展的這樣的神速。但這種神速並沒有嚇着他，而是像到遠方飛奔的快車的疾馳似的吸引了他。

他出去到草房裏，鑽到溫暖的羊皮短襖底下。但他沒有睡着。

卸木板的不絕的響聲，遠遠的送來。倒車的車頭在呼呼的喘着氣。撞着的緩衝板在鏘鏘的響着，岔道夫的信號彷彿在驚慌的吹着。

王西迦由屋頂的破板的空處望見一塊清亮黑藍的天空和三個光亮的明星。

王西迦望着這些和睦的閃爍的星兒，就憶起了父親很相信的說將來的生活是很好。他更其緊緊的裹着短皮襖，閉起眼睛就想着：『他將來是怎麼樣的好呢？』就想起在閱覽室掛的一張壁畫。界標跟前站着一個很大的勇敢的士兵，緊握着精良的步槍，炯

烟的向前望着。他後邊是碧綠的田地，稠密的很高的麥子在那裏發着黃色，很大的沒有圍牆的田園在那裏開着花，美麗的，不像亞列申那樣窮的，寬闊而豐裕的村落在那裏散佈着。

田地那邊，在光明的太陽的直射的很寬的光綫下，巨大工廠的烟筒傲然的聳立着。隔着閃光的窗子望見輪子，火，機器。

人們到處都是勇壯的，愉快的。在田地裏，在村莊裏，在機器旁——每人都忙着自己的事情。有些在工作着，有些已經工作完了在休息着。

一個有點像巴梨克，可是不像他那樣懣懣的小孩，仰着頭，帶着好奇的神情望着天空，天空裏輕快的飛着很長的迅速的飛船。

王西迦從來都有點羨慕這笑嘻嘻的小孩子像巴梨克，而不像他——王西迦。

但是在壁畫的另一角——在警衛着這遠方的士兵炯炯的向很遠的地方望着的那一面——畫着一種時時刻刻激起王西迦的混沌的驚懼心情的東西。

那裏畫着浮動的黑影。那裏顯示着凶惡的不好的人臉。彷彿有人用凝視的不善眼睛從那裏窺探着，等着士兵走開或者轉過身子去。

王西迦很高興那聰明而沉靜的士兵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走開，也不轉身，而恰恰是往那裏望的地方望着。一切都瞧見，一切都了然。

王西迦當要入夢的時候，聽見籬笆門的響聲；有人到他木房裏來了。過了一分鐘母親喊着他的。

「王西迦……王西迦！你睡着了嗎？」

「沒有，媽媽，沒睡着。」

「你今天沒有見白季迦嗎？」

「見了，不過只在早上，可是後來就沒見着。你找他幹嗎呢？」

「他母親來找他來了。說他沒影了，從午飯前到現在沒見他。」

母親走後王西迦就心神不安起來。他知道白季迦不大有那樣胆量去夜裏逛。因此他無論如何都不明白他的不走正路的同伴到那去了。

白季迦回來很晚。他回來沒戴帽子。他的眼睛是紅的，哭過的，可是已經乾了的。看來他是很累了，因此他漠然的聽了母親的一切的責備，沒有吃飯就鑽到被窩裏去了。

他很快的就睡着了，但睡的很不安穩，來回翻着、哼着，嘟囔着什麼。

他對母親說他不過是迷路了，母親就信了他。

他對王西迦也是這樣說的，但王西迦不大信，因為「不過」不會迷路的。

要迷路必定是到什麼地方去找什麼東西。可是到什麼地方和爲什麼，這層白季迦沒有提，或者他帶着什麼不敢見人的東西，王西迦即刻看出他是扯謊。

但是當王西迦試着去揭穿他扯謊的時候，通常機警的白季迦甚至連辯都不辯。他只有力的看了一眼就躲開了。

王西迦相信反正從白季迦口裏什麼也探不出來，就停止去質問他，只深深的疑惑着白季迦是一個奇怪的，看不透的，滑頭的同伴。

這時地質學家的帳幕從自己的所在地收起來，往藍河的上游遷移了。

王西迦和白季迦幫着往馬身上馱東西。當一切都準備好要動身的時候，華西里和另一位高個的人很親熱的同小朋友們，同那些和他們在森林裏逛了很多的小朋友們告別。他們只有到夏末才能回到小站上來的。

『小朋友，』最後華西里問道，『你們沒有去找指南針嗎？』

『全都因為白季迦，』王西迦答道。『最初他自己提議道：我們去，我們去……可是當同意的時候，他就執拗着不去了。叫他一次：不去。又叫他一次——不去。這樣就沒去了。』

『你這是怎麼一回事呢？』華西里想起了白季迦熱心的自告奮勇去找的情形就奇怪起來。

不曉得難為情的啞然無聲的白季迦當時怎樣的回答，而且怎樣的拐彎子，可是這時一匹馱馬由樹上掙開沿着小路跑了。一切都撲去追，因為牠可以到亞列申跑去呢。

白季迦好像用鞭子抽了似的，一直穿過灌木叢，穿過濕草地向他追去了。他渾身都濕透了，布衫襟也掛破了，橫着跳過去，在小路緊跟前緊緊的抓住了馬韁繩。

當他默然的把那頑強的馬牽到氣喘喘的站住了的華西里跟前的時候，他急促的喘着氣，他的眼睛發着光。他帶着一種難言的驕傲與幸福，因為他對這些起身走遠路的好人們盡了一種功勞。

十二

新房子還沒有蓋成，地板剛剛鋪好，着手去做窗框的時候，預備鐵道已經爬過了田畦，推翻了舊籬笆，衝倒了劈材棚，伸到舊木房的牆跟了。

『唔，克嘉』父親說道。『今天搬吧。門和窗子我們去看看做完吧。你瞧，這裏是不用等了。』

於是就開始捆着包袱，往外拿着箱匣，草褥，鍋，火剪。

這些都放在馬車上。把羊拴在後邊就往新的地方去了。

父親執着韉繩。玉西迦拿着洋油燈和脆的玻璃罩。母親小心謹慎的抱着兩個栽着嫩芽的蘿牛兒苗的瓦花盆。

需要動身的時候，都不自主的回轉過身子來。

工人們已經從四面把破舊的污穢的黃木房圍起來了。斧子在房頂上已經響起來，被拔的鏽的釘子在吱吱的響着，第一塊揭下的木板沉重的響着落在地下。



『好像失火了似的，』母親轉過身來，低着頭說，『沒有火，可是周圍好像失火了一樣。』

很快的就由亞列申跑來了一隊小朋友：裴吉克，柯利克，阿列希克還有兩個不認識的亞什克和殊兒克。

他們到曠場上看了挖土機，跑到在往地下栽着木溝槽的水堤上，最後就都去洗澡去了。

水很暖。他們游泳着，濺着水，好久的在哈哈大笑着小胆子的殊兒克，因為當鑽到水裏的王西迦，冷不防的在水底下抓住他腿的時候，他大聲的要命的叫起來。

後來他們就倒在岸上，談着過去的和新的事情。

『王西迦，』裴吉克仰天躺着，用手給雀斑的圓臉遮着太陽問道，『什麼叫少年先鋒？比方，爲什麼他們從來都是在一起走着，敲着鼓，吹着號，有一次我父親讀着少年先鋒不偷人，不罵嘴，不打架，還講着不作什麼。他們怎麼好像聖人一樣呢？』

『不……不是聖人，』王西迦疑惑着。『去年我到舅家去了。他有一個兒子是少年

先，我同他打了兩次架，他兩次照我脖子都幾乎把我打倒了，可是你說不打架。他們不過是些平常的小孩子和小姑娘吧了，長大了，去做會員，後來就去當兵士。我長大的時候，也要去做兵士的。我拿起槍就去守衛的。」

『給誰守衛的？』裴吉克不明白。

『怎麼給誰呢？給一切人守衛呀！如果不守衛，白匪來了就要奪取我們一切的地方。裴吉克，我知道什麼叫白軍，伊凡把一切都告訴我了。一切皇帝，一切作生意的人，富農——都是白的。』

『可是大泥雷是什麼人呢？』默然聽着的阿列希克問道。『他是富農。那麼，他也是白軍嗎？』

『他沒有步槍，』王西迦躊躇了一會答道。『他沒有步槍，只有一根舊的小土銃。』

『如果他有了呢？』阿列希克不休的說。

『如果如果的話嗎？可是誰把步槍賣給他呢？難道誰想要就把步槍機關槍賣給誰嗎？』



『不許賣給我們的，』阿列希克同意道。

『不賣給我們的是因為我們還小，可是不賣給大泥雷的完全不是因為這。等等，學校立起，什麼你都知道了。』

『學校立不立呢？』裴吉克疑惑道。

『一定立的，』王西迦相信說。『你們到下星期來，我們一起去找建築工程師主任，請他吩咐教建築。』

『有點不好意思去請求，』阿列希克瑟縮了一下。

『沒有不好意思的。這對一個人覺得不好意思。他們會說真能鑽呢。如果對我們大家，沒有一點不好意思的。我許自己

去請求的。有什麼可怕呢？他打我們的嗎，怎麼呢？」

亞列中的小朋友們打算走了，王西迦決定送他們。

當他們走到小路上的時候，就看見了白季迦。大概他早就站在這兒盤算着，他到小朋友們跟前來不來。

『白季迦，跟我們去吧，』王西迦提議着，他不願回頭的時候一個人走。『白季迦，走吧。你爲什麼這樣的悶？大家都很快活，可是他發悶。』

白季迦望了一望太陽，但是太陽還很高，他失措的微笑了一下同意了。

他們倆回來的時候，在距大泥雷田莊不遠地方的一棵很高的橡樹下，看見巴斯克和馬斯克。

這些小孩子們坐在碧綠的小丘上，從地上拾着什麼東西，大概是去年的橡子。

『我們到他們跟前去吧，』王西迦提議道，『去坐一坐，懇懇笑一陣子走吧，白季迦！你怎麼成了這樣不說話的人呢？你來得及回家呢。』

他們謹慎小心的從後邊到小孩子們跟前，爬在地下就惡狠狠的吼道：

『喔——喔——喔……喔——喔——喔……』

巴斯克和馬斯克跳起來，連身都不敢轉，挽着手就逃跑了。

但小朋友們趕過他們。攔住了他們的路。

『怎麼嚇人呢？』巴斯克正顏厲色的把短短的細眉毛一皺，責備的說。

『真嚇壞了，』馬斯克拭着充滿了淚的眼，證明着說。

『可是你們想——這是什麼呢？』以自己的惡作劇爲滿足的王西迦問道。

『我們想是狼，』巴斯克答道。

『或者想是狗熊，』馬斯克補充着，微笑着將一把大橡子送給小朋友們。

『我們要牠幹嗎呢？』王西迦拒絕着。『你們自己玩吧。我們已經大了，這不是我們玩的。』

『很好的玩藝，』馬斯克回答道。大概無論如何都不明白爲什麼橡子對於王西迦不是玩的東西，快活的笑起來。

『唔，你祖母罵人嗎？』王西迦問着，又帶着突然的冷酷的神氣補充道：『這樣你們也活該。因爲你們的父親是騙子。』

『王西迦，不必了，』白季迦袒護着。『因爲他們是小孩子。』

『小孩怎麼樣呢？』王西迦帶着無名的惡意繼續說着。『如果是騙子，那就是騙子。巴斯克，你父親是騙子，對吧？』

『王西迦，不必了，』白季迦差不多帶着懇求的神氣請求着。

有點被王西迦的嚴厲的口氣駭住了的巴斯克和馬斯克，不作聲的而面相顧着。

『騙子，』巴斯克低聲的，順從的同意着。

『騙子，』馬斯克重複着，親熱的微笑了一下。『不過他是一個好騙子，祖母很好，不善，可是他是很好的……不過後來……』這時她的聲音微微的顫動了，她嘆了一口氣，她的很大的藍眼睛都濕起來，傷心起來，小手伸開了，兩個大橡子悄悄的落到柔軟的草地上。『可是他——我們的爸爸就決心的離開我們，到老遠老遠的地方去了。』

有種奇怪的粗悶的叫聲，在王西迦的後邊響起來。

他轉回身來看見了一個頭，緊緊的伸在多汁的芳香的草叢裏，抖顫着尖瘦的肩膀，白季迦情不自禁的啞然的……哭了起來。

十三

遠方，小朋友們常常幻想着的那些遠方，一步緊一步的結成一個圓環，向無名的二一六號小站移近了。

那些帶着大車站，帶着大工廠，帶着高房屋的遠方，現在已經不遠了。

不能制止的快車還同從前似的飛馳過去，可是四十二次的客車和二十四次的郵車已經到這兒停了。

在挖成坑的工廠的場子上，還是空的，光的，可是幾百工人已經在場子上忙亂起來，好似馴服了的怪物似的驚人的機器——掘土機已經在牠上邊爬着，響着鐵口，嚙進土裏去。

飛機又飛來照相來了。見天都有新的臨時的工人房，倉房和補助的作坊。

活動影劇場，浴車，圖書車都開來了。

無線電播音筒說起話來了，最後來了肩上背着槍的衛兵，默然的站在自己的崗位

上。

王西迦到伊凡家裏去的路上，在不久以前他們的木房所在的地方停住了。

他只按着尙在的橫路柵欄的柱子推測着木房的地方，往跟前走近一點，看着鐵軌想着這亮晃晃的小鐵軌現在恰好經過從前爐臺所在的那個屋角裏，那時他們同栗貓常常在牆臺上取暖的，他想着如果把他的床放到原來地方的時候，那恰恰是在橫斷鐵路的鏈鎖上。

他環顧了一下。貨車箱在他們的菜園上磕碰着，倒車的舊車頭氣喘喘的在爬着。

由長着脆黃瓜的田畦，連一點痕迹也沒留了，但是不客氣的馬鈴薯，星星點點的經過路基的細砂，甚至經過碎石，頑強的向上伸着那塵土的多液的綠枝。

他想着去年夏天，就向前走去了，那時在這早晨的時候是空虛而且寂靜。只有鵝在偶而咯咯的叫着。繫在木樑上的羊的白鐵鈴在叮噹的響着，出去打水的女人的洋鐵桶，在吱吱唧唧的井跟前嘩啾的響着……可是現在……

沉重的槌子在通通的響着，把很大的木柱往靜河裏捶。被卸的鐵軌在響着，鐵匠樓

的鐵錘在響着，不沉默的碎石機好像放機關槍似的在嗒嗒的叫着。

王西迦由火車底下爬過去，臉對臉的正碰着謝梨兒。

謝梨兒在被糊膠弄污了的手中握着曲柄鑽，彎下腰，在撒着褐色的油污的細砂的草地上，尋找着什麼東西。

大概他已經尋得很久了，因為他的面色很憂慮，很擔心。

王西迦往草地上一看，偶然就看見了謝梨兒所丟的東西。這是一個鐵鑽頭，是嵌到曲柄鑽上鑽孔用的。

謝梨兒不能看見牠，因為牠落在王西迦那面的枕木後邊的。

謝梨兒把王西迦望了一眼，又彎下腰來繼續找去了。

如果王西迦在謝梨兒的眼色裏看出有什麼挑釁的神氣，有什麼敵意或者有一點嘲弄的意思，那他一定走自己的路，讓謝梨兒找到天黑也不管的。

但他在謝梨兒的面上都不曾看見這些，這只是人的一件平常的面容，是一付焦慮着失了自己工作器具而苦惱着找不到的人的面容。

『你別在這裏找吧，』王西迦不由得說了出來。『你在砂裏找，可是牠在枕木後邊

呢。」

他把鑽頭拾起來，給了謝梨兒。

『牠怎麼飛到那裏去了呢？』謝梨兒奇怪着。『我跑着，牠竄出來竟飛到那裏了。』

他們已經準備在微笑，開始交談了。但是憶起了他們中間不休的舊仇，兩個小孩子把眉頭一皺就聚精會神的互相觀望着。

謝梨兒稍大一點，高一點，也細一點，他的頭髮是栗色的，鬢橫的灰眼睛，他全身都是靈活的，敏捷的，危險的。

王西迦寬一點，結實一點，或者甚至有力一點。他站着，稍微低着頭，同樣的準備着和平了結，又準備着鬪毆，雖然他曉得在鬪毆的時候吃虧的依然大半是他，而不是他的對手。

『喂，小朋友們，』一個人從車臺上喊着他們，他們認出來那是機器場的機匠頭目。『到這裏來吧。來幫一點忙吧。』

現在是不容挑選了，打架——這就是拒絕了機匠向他們請求的幫忙，小朋友們放開

了拳頭，很快的向重載的車臺上跑去了。

那裏放着兩隻不經心的被鐵條打破了的箱子。

那些大的，小的，長的，短的，窄的，厚的鐵母螺旋釘，好似豆子由口袋裏似的從木箱裏流出來，順着車臺亂滾着。

給了小朋友們六條口袋——每人三條——請他們把母螺旋按着種類分開來。第一條口袋裝機械母螺旋，第二條裝瓦斯母螺旋，第三條裝梅毒母螺旋。

於是他們就本着這樣的神速下手工作了，這種神速證明着雖爲開闢沒有實現，可是競爭的精神和每人都要搶先的心願一點也沒有減殺，不過是另一種的表現罷了。

當他們工作着的時候，車臺在撞着，由一股道上推到另一股道上，摘了又往什麼地方掛了起來。

這是很快活的，尤其是當鈎夫謝敏以爲小朋友們淘氣，上到倒車的列車上，想用條子抽他們，但看着他們是在工作的，就罵了一句，從車臺的脚踏板上跳下去了。

當他們擇完的時候，就跑去把這事情報告了機匠，機匠斷定着他們一定把一切母螺旋不加選擇的裝到一塊了，因爲他們作得很快。

可是他不能曉得他們因為以委給他們的工作為榮，因為都不願落到後邊而努力工作的。

當機匠把脚夫送來的口袋打開，看見把母螺旋挑選得恰到好處的時候，就非常驚異起來。他誇獎了他們，讓他們到作坊裏來幫他們所能幹的或者教他們些什麼。

心滿意足的他們，已經好似舊的，可是每個都知道自己價值的好朋友似的回家了。敵意的爆發的小火花只在剎那間又準備燃燒起來。

這是在王西迦問謝梨兒拿指南針沒有的時候。

謝梨兒的眼睛凶惡起來，手指緊握起來，可是口在微笑着。

『指南針？』他含着微露的憤怒，放下心裏的短處問道。『指南針在什麼地方，你自己知道得更清楚。你到你自家裏去找牠吧……』

他想再補充什麼，但抑制着自己，沉默了一下把眉頭皺起來。

這樣走了幾步。

『你說吧，或者連我們的魚簍你也沒有拿嗎？』王西迦斜着眼睛把謝梨兒望了一眼，不相信的問道。

『沒有拿，』謝梨兒不承認，但現在他的臉表現着一種狡猾的可笑的神色。

『怎麼沒有拿？』王西迦反駁着。『我們在河底裏撈了又撈，撈了又撈，可是沒有依然是沒有。牠到那去了？』

『那是你們撈的不好。你們好好的撈一撈吧！』謝梨兒笑起來，帶着什麼奇怪的，不知所措的好意補充道：『大概他們那裏積了好多魚，可是他們坐在家裏嘆着氣。』

第二天還在拂曉的時候，王西迦拿起『鐵錨，』就到河邊去了，不過對於謝梨兒的話沒有十分的信念。

他拋了三次錨都落空了。但在第四次的時候，小繩子就重掂掂的緊起來。

『難道他真沒拿嗎？』王西迦很快的拉着捕獲物想道。『唔，當然沒有拿……這不是牠……可是我們……唉，真傻瓜啊。』

沉甸甸的編的魚籠露出水面了。什麼東西在裏邊翻躍着，激濺着，在王西迦的想像裏引起了無限的虹一般的希望。

最後，滿帶着冰冷的爛泥和砂土的魚籠，摔到岸上了，王西迦跑上去看豐富的捕獲品。

但是當他把那編織的小門一開的時候，驚奇和幻滅把他佔據了，他往地下倒出了二十來隻蝦蟆。

『該死的東西，牠們從那鑽來的？』王西迦望着那些怕強光而向四面八方跳着的蝦蟆驚奇起來。『唔，有時候偶然的打一隻，很少很少的時候有打兩隻的。可是你瞧一瞧吧，這裏連條小鱸魚也沒有，連一條小鯽魚也沒有，活像給人開玩笑似的——整整來了一羣蝦蟆。』

他把魚簍又拋到水裏就回家了，很疑惑指南針或許謝梨兒沒有拿。至於裝滿了蝦蟆的魚簍從昨天晚上起，就在原來的地方了。

王西迦從做棚裏跑着，在作坊裏拿了一捲鐵絲，母親由窗子裏伸出來叫着，但王西迦走快了；他搖頭擺腦的把脚步加快了。

母親喊他的聲音更大了，數着那一切的不幸一定要落到王西迦頭上來，如果他此刻不回家的話。雖然，如果信她的話，他的不服從的結果一定是不好的，因為到王西迦耳朵裏傳來了『拔頭』、『鞭子抽』、『撕耳朵』等類的話頭，但一切都在於王西迦不大

信他母親這樣的狠毒，而且實際上當時他也沒有工夫。他於是想繼續走自己的路了，可是這時候母親已經開始用撫愛的話叫起他來，同時揮着什麼白紙。

王西迦的眼力是很好的，他即刻看出這紙是剛收到的信。這只有從在老遠的什麼地方當小鐵匠的哥哥巴衛爾那裏寄來的。王西迦很愛巴衛爾，而且急等着他放假回來的。

這把事情變卦了，起了好奇心的王西迦，把鐵絲束往籬笆上一掛，就向家裏走去，但是面上裝出一種悵然的神情，這種神情好使母親覺得他是勉強的來給她盡一種大功勞。

『讀一讀吧，王西迦，』餘怒未息的母親用慈祥而溫和的聲音請求他，因為她曉得如果王西迦真要執拗起來的時候，那麼，什麼威嚇都不成的。

『這裏人家正忙着作事情，可是她……讀一讀吧，讀一讀吧，』王西迦用不滿意的口氣答着，接過信，不慌不忙的開着信封。『她該自己讀的，當我上伊凡家裏讀書的時候，她就到那搖擺去了，到那搖擺去了，可是現在……讀一讀，讀一讀吧。』

『王西迦，難道我罵你上學了嗎？』母親帶着失措的神情辯證着。『我是罵你叫你乾乾淨淨的去上學，可是你回來的時候好像鬼一樣，渾身都摸得一身髒，濺一身水……』

讀你的吧，小鬼，』她終於忍不住的叫起來，見王西迦把信展開放到桌子上，後來又拿上水杓喝水去了，只在這以後，好像要一直坐到晚上似的才穩排大坐的在桌旁坐下來。

『現在來讀，少離開一點亮，不然把亮遮住了。』

哥哥巴衛爾知道在他們的小站上修工廠和那裏需要小鐵匠的。

他在那兒工作的那建築完成了，他寫着決定回家鄉的。他請他母親到鄰女姐麗那裏請她租給他們夫婦倆一間房子過夏，因為到冬天工廠會有自己的房子的。

這封信使王西迦和母親樂起來了。

他從來總幻想着全家人聚到一塊住是多好呢。但是從前在小站上什麼工作也沒有的時候，關於這個沒有什麼可想的了。

而且哥哥巴衛爾是新近才結婚的，一切都想看一看他的妻子是什麼樣。

關於什麼姐麗的話，母親連聽也不願聽。

『還有什麼呢。』她說着，從王西迦手裏抓過信，性急的看看那不明白的，可是對她很寶貴的筆畫。『或者我們比姐麗壞些麼。……現在我們的家不是從前的狗窩了，而是有兩個房間，有一個前間，有廚房。我們自己住一間，另一間給巴衛爾。另一個房間』

『我們要牠幹嗎呢。』

以自己兒子爲驕傲的，以快看見兒子爲幸福的她，把不久以前她還在可惜着舊木房，罵着新房子，罵着想出這個——拆毀，改造，重新建設的那些人，她把這些都完全忘記了。

最近同白季迦的友誼斷絕了。白季迦成了一個野頭野腦的了。

有時還不錯——玩耍着，談着話，有時就把眉頭一皺。一聲不響，整天就不露面，同耶蓮在家中院子裏淘氣着。

有一次從鐵匠樓裏回來，他同謝梨兒在鐵匠樓裏安錘子柄，在午飯前的時候，王西迦決定脫逃了。

他拐到小路上，就看見了白季迦。白季迦在前邊走着，不斷的停住，回過身來彷彿怕看見他似的。

王西迦決定跟追着，看這個狂妄的，奇怪的人偷偷摸摸的到那裏去。

颯着大的熱風。森林在響着。王西迦不怕自己的腳步聲，就由小路上拐到一邊去，在他稍後一點，由灌木叢裏走去了。

白季迦走的很不勻整；有時好像鼓一鼓氣跑起來，跑得快而且久，使王西迦得繞過灌木叢和樹；才能勉強跟上他，有時他停住腳，驚慌失措的四面張望着，而後來慢慢的走着，差不多勉強得好像有人在後面追着他，他不願走而又不能不走似的。

『他這是往那兒去呢？』王西迦想着，白季迦的興奮的情況開始傳給他了。

白季迦突然的站住了。他站得很久；他眼眶裏的淚在發着光。後來他傷心的低下頭，慢慢的回頭走了。但總共走了幾步，他又站住了，搖一搖頭就急遽的拐到森林裏向王西迦飛奔去了。

駭壞了的，沒有防到這一層的王西迦，從灌木叢後邊就跳跑了，可是已經晚了，白季迦聽着儘是張開的灌木叢的劈劈拍拍的響聲，沒有看清王西迦。他叫了一聲，跳到小路這面來了。

當王西迦出來到小路上的時候，小路上已經沒一個人了。

雖然那時已經快到晚上了，雖然有陣陣吹來的風，可是很悶熱。

天上浮着重雲，但不是聚成雷雨的黑雲，牠們是一塊一塊的浮動着，不遮着太陽，

也不掛着太陽。

模糊不清的驚懼，越來越緊的把王西迦包圍起來了，喧鬧的不安的森林，就是白季迦不知爲什麼這樣怕的那森林。突然令王西迦也覺得是不順眼和含着敵意的了。

他加緊了脚步。很快的就到了靜河的岸上。

在鋪張着的柳叢中，分離出了一塊平光的栗色的砂岸，從前王西迦總在這裏洗澡的。這裏的水很穩，河底也硬而平。

可是現在他往跟前一走，看見水漲了，也發渾了。

新鮮的木片，小板塊，斷棍子都不安穩的在漂着，撞擊着，散開來又在那泡沫的水面上旋生旋滅的尖銳的危險的漏斗的周圍，無聲的旋轉着。

大概在底下，在水堤的建築上，開始安起水閘了。

他脫了衣服，但不像從前似的一躍躍入水中，也不像從前似的飛泳着，用那興高彩烈的飛濺的水花，驚散了銀白色的急泳的一羣一羣的蝦虎魚。

他謹慎小心的下到岸跟前，用腳摸索着現在已經不熟悉的河底，手拉着灌木叢的枝條，往水裏浸了幾下，從水裏出來，就慢慢的步回家了。

他在家裏很苦悶。吃不下飯，無心的喝了一杓水，默然的，氣憤憤的從桌子後邊站起來。

他去找謝梨兒去了。但謝梨兒自己也是在生氣，因為手指被鑿子割破了，剛才給他抹上了碘酒。

他去找伊凡去了，但是沒有找着；那時他自己也就回家了，決定早些去睡覺。

他躺下，但又沒睡着。他想起去年夏天了，大概是因為今天這樣的不安，倒毒，他覺得去年夏天是可愛的，好的了。

忽然間他對於掘土機翻掘的那塊地；對於那明淨的流水的靜河；對於那親熱熱，快快活活，一同遊戲的白季迦；甚至對於那自從他們的舊木房被拆毀以後，就愁悶的不知去向的能吃的栗貓都憐惜起來了。被重槌的聲音驚駭了的那經常的杜鵑也不知飛到那裏去了，在牠那響亮而悲哀的啼聲下，王西迦常常在草房裏入到睡鄉裏，做起那可愛的舊夢。

那時他嘆了一口氣，把眼睛一閉，就開始慢慢的入夢了。

做的是新的，不相識的夢。最初在茫茫的雲間，浮着一條很重的尖牙的金魚，牠白

身也好像雲似的。牠一直向王西迦的魚籠浮去了，可是魚籠很小，而魚很大——王西迦吃驚的叫起來：『小朋友們……小朋友們……快把大網拿來，不然牠把魚籠弄破就跑了。』小朋友們說道：『好，我們現在去拿來，不過我們先要敲一敲大鐘。』

於是他們就敲起來了……噹……噹……噹……噹……

當他們大聲敲着的時候，森林那面，在亞列申村的上邊，騰起了火與烟的柱。一切人都說起來，吵起來。

『火災！這是火災……這是很厲害的火災。』

那時母親告訴王西迦說：

『起來吧，王西迦。』

因為母親的聲音叫得很高，甚而也很生氣，王西迦就揣測着這大概已經不是夢，而是事實了。

他睜開眼睛。很黑。警鐘的聲音遠遠的從什麼地方送來。

『起來吧，王西迦。』母親重複着。『上到樓頂上看一看吧。大概亞列申失火了。』

王西迦很快的穿上褲子，沿着峻峻的小梯子上到樓頂上。笨脚笨手的在黑暗裏抓住椽子頭，爬到小天窗跟前，伸出了半截身子。

繁星的黑夜。工廠的廣場的附近，倉房的附近，夜燈的火光黯然明滅着，右邊和左邊的入站與出站的揚旗的紅信號鮮豔的在發着光亮。前邊靜河的一片水在微弱的反着光。

但是在那一面，在河那邊，在望不見的喧鬧的森林那邊，在亞列申所在的那地方，也沒有燃燒的火焰，也沒有迎風飛舞的火花，也沒有息滅的濃烟的紅天。那裏橫互着一片濃密的看不透的黑暗，由那黑暗裏送來模糊的教堂鐘的鳴警的聲響。

十四

新鮮的芳香的乾草堆。疲乏的白季迦在躺着，從背影那面遮掩得從小路上看不見他。

他躺的靜寂得使那孤獨的，很大的，機警的烏鴉瞧不見他，艱難的落到兀立在草堆

上邊的竿子上。

牠用嘴整理着結實的明晃晃的羽毛，外面看來倒很沉着。白季迦不由得就想着從這裏用槍打牠是多麼容易呵。

但這偶然的思想引起了另一種思想，引起了他所不願意而且害怕的那種思想。他把臉放到手掌上了。

烏鴉機警的回過頭來，往下望了一眼。牠不慌不忙的把翅膀一撥，就從竿子上飛到一棵很高的白楊上。帶着好奇的神情，從那裏凝視着這孤零的哭泣的小孩子。

白季迦擡起頭來。謝大伯從亞列申來了，在路上走着，牽着一匹馬；大概是釘羣去了。後來他看見王西迦，他是从小路上回家的。

那時被偶然而起的揣測壓抑着的白季迦就止哭了；這是當他想由小路上往森林裏拐的時候，在灌木叢裏碰着了王西迦。這就是，王西迦已經知道了什麼，或者揣測着什麼，不然他爲什麼跟起他了呢？那麼，遮掩也好，不遮掩也好，反正都要水落石出的。

可是白季迦不去招呼王西迦，把一切都告訴他，反而把眼睛拭乾，決心無論對誰一句話都不說。讓他們自己去披露吧，讓他們打聽去吧，讓他們對他要怎樣辦就怎樣辦。

他帶着這種思想，站起身來，他覺得更其安然而輕鬆了。他含着微微的憎恨，往嘩嘩亂響的亞列申的森林那裏望了一眼，硬着心腸，吐了一口唾沫罵着。

『白季迦！』他聽見在他後邊有一聲叫聲。

他縮了一下身子，轉回身來，看見了伊凡。

『誰打你了嗎？』老頭子問道。『沒有……誰惹你了嗎？也沒有……那麼爲什麼你的眼睛惡狠狠的濕了呢？』

『心裏發悶，』白季迦嚴厲的答着，把身子轉回了。

『這怎麼着呢，心裏發悶？有時候一切都覺得很快活，有時候就突然心裏發悶。你瞧一瞧玉西迦，瞧一瞧謝梨兒，瞧一瞧別的小朋友吧。他們總是在做着什麼，他們總是在一塊的。可是轉來轉去你總是一個人。不由得心裏要悶起來的。你到我家裏去也好。禮拜三我們同一個人去打鵝鶉：願意的話，我們也把你帶去……』

伊凡照白季迦的肩上拍了一下，不留意的從上面望着白季迦的憔悴的發瘦的臉問道：

「或許你是不舒服吧？或者你什麼地方痛嗎？可是小朋友們都不明白這個，都對我抱怨道：『白季迦這樣苦喪着，愁悶着。』」

「我牙痛，」白季迦甘心願意的同意着。「難道他們明白嗎？伊凡，他們什麼也不明白的。這兒這樣的痛。而他們爲什麼爲什麼的問個不休。」

「應當拔去了，」伊凡說道。「回頭的時候我們去找醫生的助手，我去請他，他一下子就給你的牙拔掉了。」

「我的……伊凡，牠已經不大痛了，這昨天痛得厲害，可是今天已經過去了。」白季迦稍停一下解釋道。「我今天不是牙痛，而是頭痛。」

「唔，你瞧。不由得你要發悶的。我們去找醫生的助手，他給你一點什麼藥水或藥麵。」

「今天我的頭痛的真厲害，」白季迦很當心的搜索着話頭繼續說着，他很不願得到這些不幸的結果；拔他的好牙，灌他些酸藥水和吃些苦藥麵。「真痛個不得了！……真痛個不得了！……好在目前已經不痛了。」

「你瞧，牙也不痛了，頭也好了。很好，」伊凡穿過那灰黃的鬍子輕輕的笑着答

道。

『好，』白季迦低低的嘆了一口氣。『好，不過不很好。』

他們沿着小路旁走着，坐在很粗的發黑的樹身上休息着。

伊凡拿出烟口袋，白季迦默然的坐在他旁邊。

忽然間伊凡覺着白季迦很快的往他跟前移着，緊緊的抓住他的空袖子。

『你怎麼呢？』老頭子看見小孩子的臉在發白，嘴唇在抖顫，就問道。

白季迦不作聲。

有人在唱着歌，不均勻的沉重的脚步走近了。這是很奇怪的，沉重的，沒意思的歌，很低的醇淡的聲音黯然的唱道：

耶——哈！去了，唉——哈——哈！

這樣的去了，呵哈——哈！

回來了……唉——哈——哈！

唉哈——哈，得呵哈——哈！

這是白季迦在那天晚上到碧湖去的途中迷路的時候所聽到的那不好的歌聲。他緊緊

的抓住袖口，戰戰兢兢的凝視着灌木叢，等着看那還沒有弄清的歌人。

葉冒拉闖着樹枝，踉踉跄跄的由拐彎的地方出來了。他停住腳，搖着蓬亂的頭，爲着什麼用手指威嚇了一下，默然的向前走去了。

「灌足了！」伊凡說着，氣着葉冒拉把他嚇得這樣厲害。「白季迦你怎麼呢？酒瘋子就是酒瘋子這樣東西我們這裏還少嗎？」

白季迦不作聲。他的眉頭皺到一塊了，眼睛發光了，抖動的嘴唇緊緊的抿着。突然間激烈的惡意的微笑落在他的臉上了，彷彿現在才明白了有用的要事，他採取了斷然的不易的措施。

「伊凡，」他一直望着老頭子的眼睛，響亮的說，「這是葉冒拉把葉戈爾殺了。」

謝大伯帶着凶信，騎着沒有被鞍子的馬，連夜順着大道山小站往亞列申去了。他跳到小街上：用鞭子到街邊的一座房子的窗子上敲着，喊着年輕的易戈什金，叫他趕快到主席那裏去，他就騎着馬前去了，不斷的到別人的黑黝黝的窗子跟前把馬勒住叫着自已的同志。他大聲的敲着主席的大門。還沒等到開門，他就由籬笆上跳過去，把門門抽



開，把馬牽到院子了。他自己進到屋內，那裏的驚慌的人們已經在燃着燈，亂動着。

『你幹嗎呢？』主席驚奇着平常緩慢的謝大伯的這樣急遽的襲來，就問着他。

『我叫，』謝大伯把被槍彈穿成小孔的和乾血斑弄污了的一頂採縐的方格布便帽，往桌子上一擲，說道，『叫你們都死了的。因為葉戈爾什癩地方也沒有去。而是在我們森林裏把他殺了。』

屋內擠滿了人。一個傳一個的傳着消息說，葉戈爾是在從亞列申到城裏去，他順着通小站的林間小路上走着，想去見自己的老友伊凡的時候被打死的。

『葉冒拉把他打死，把死人的帽子擲到

樹叢裏，後來總到森林裏找牠，可是找不着。碰着司機的帽子的是一個小孩子白季迦，他迷了路向那邊走去了。」

那時好像極亮的火光似的，在聚集的農民面前亮了起來。好多事情突然都清楚明白起來了。不明白的只有一件事，怎麼樣和從那裏能推想到葉戈爾——這位好的可靠的同志——無恥的捲款潛逃呢？但即刻從人叢中，從門口裏就聽見跛子隨陶爾的有病的破聲音在解釋着這個。這是那位隨陶爾，就是從來同他一談起葉戈爾的勝利的時候，他就轉身走了的那位。

『葉冒拉怎麼呢？』他叫着。『誰的槍。一切都佈置好了的。叫他們死還不够呢……給他們侮辱吧……把錢帶去……把他拍拍的幹了。後來就逃跑了……賊東西？農人們都猖狂起來了！錢在那裏？有過集體農莊——將來沒有了……把草地都收回來。葉冒拉怎麼呢？一切……一切……都佈置好了的……』

那時說的更其激烈，更其聲高了。屋裏擁擠起來了。憎惡與憤激經過敞着的門窗衝到外邊，衝到街上了。

『這是大泥雷幹的事，』誰在嚷着。

『這是他們幹的事，』憤激的聲音在周圍響起來。

突然間教堂的鐘鳴起警來，濃密的震盪的鐘聲傳出了憎憤與楚痛。

這是氣狂了的，而且也因自己的葉戈爾不是潛逃，而是被害這事情喜狂了的跛子隨陶爾，任情的上到鐘樓上狂憤的打着警鐘。

『讓他打吧。別動他！』謝大伯嚷着。『讓他把一切都叫起來吧。早已是時候了。』

亮都燃着了，窗子都打開了，籬笆門都撲撲通通的響起來，一切都向曠場上跑去——去打聽發生了什麼事情，有什麼災禍，為什麼喧噪，喊嚷，鳴警。

可是在這時候白季迦好久以來第一次睡得最熟，最安然。一切都過去了。一切痛苦的突然緊緊的壓到他身上的那些事情都卸去了，拋開了。他飽受了苦惱。這樣的孩子，好像許許多多其他的小孩子似的，有點勇敢，有點怯懦，有時忠實，有時謙遜而狡猾，他爲着畏懼自己的小小的不幸，把一件大事情好久的隱瞞過去了。

他看見了擲着的便帽是在被酒瘋子的歌聲嚇了而想跑回家的那時候。他把自己的帽子同指南針放到草地上，拾起便帽就認識了牠，這是葉戈爾的方格布便帽，全帽子都被

打穿成小孔，被乾血弄污了的。

他戰慄着，忘却了自己的帽子與指南針。丟下便帽就逃跑了。

他試着好多次要到森林裏把帽子取來，把可惡的指南針沉到河裏或池裏，然後再告訴所發現的東西，但每次那種莫可言狀的恐懼把小孩子籠罩着，使他空手回家了。

可是當他的帽子和偷的指南針放在被打穿的便帽旁邊的時候，他沒有勇氣去說。爲着這不幸的指南針，謝梨兒挨了打，王西迦受了騙，他自己——白季迦當着小朋友們對那沒有捉住的賊不知罵了多少次。忽然間這賊竟是他自己。羞恥啊！連想着也可怕啊！已經不要說受謝梨兒的譴責和父親的毒打了。他瘦了，沉默了，安靜了，遮掩着一切，隱瞞着一切。只昨天晚上當他按着歌聲知道是葉冒拉而且猜着葉冒拉在森林裏尋什麼東西的時候，他才一點不隱瞞的，把一切實話從頭說給伊凡了。

十五

過了兩天，在工廠的建築上是節日。早晨很早的時候就來了樂隊，稍遲一會一定要

從城裏來工廠代表團，少年先鋒隊和報告員的。這天是舉行正房的莊嚴的奠基的日子。這一定是極有趣的，但這天是在亞列申埋葬被害的主席葉戈爾的，用樹枝蓋着他的被遺棄的屍體是在森林中的很暗的深溝底裏找着的。

小朋友們都猶豫着不知他們該到什麼地方去。

『最好到亞列申去吧，』王西迦提議道。『工廠才在着手呢。牠永遠將在這裏的。而葉戈爾沒有了。』

『你同白季迦到亞列申去吧，』謝梨兒提議着，『我留在這裏。後來你們告訴我，我告訴你們。』

『好吧，』王西迦同意道。『或許我們自己終會還趕得及的……白季迦，拿起鞭子！快騎上馬走吧。』

在熱的乾風以後，夜裏下了一點小雨，早晨是清明，涼爽，瑩潔如洗的早晨。

是因為當時有很多陽光和在陽光裏勇壯的飄展着彈性的新旗呢，或因為樂隊在草地上不調諧的奏着音樂和人們由四面八方的向工廠的曠場上走動呢，當時覺得異常的快樂。不是好像玩耍，跳笑的時候那樣的快樂，而是像在遠行之前，有點依戀着那留在後

邊的而深刻的感動着，喜悅着那在擬定的前程上一定要遇到的那新的非常的東西。……在這天埋葬了葉戈爾。在這天鉛廠的正房舉行奠基禮，二一六號的小站也就在這天改名爲『飛機翼』站。

小朋友們親親熱熱的沿着小路小跑着。在小橋旁他們停住了。小路在這裏很窄，兩邊是小水池。迎面人們在走着。手裏拿着手槍的四個警察——兩個在後，兩個在前——帶着三個被捕的人。這是葉冒拉，大泥雷和白斗寧。只沒有快活的薛明，他是在鳴警的那一夜，比別人都早知道了是怎麼一回事，就拋了家業不知躲到那去了。

小朋友們看見了這回事，就退到小路的緊邊上，不作聲的站着，讓過了被捕的人。

『你別怕，白季迦，』王西迦看見他的同伴的臉在發白，就低聲說。

『我不怕，』白季迦回答道，『你以爲我不作聲是害怕他們嗎？』當被捕的人由跟前過去的時候，白季迦補充道。『我是怕你們這傻子。』

雖然白季迦罵了，爲着這侮辱人的話應該給他幾拳的，但是他這樣率直的，這樣善意的望着王西迦，使王西迦自己也微笑起來，而且發着口令：

『快步跑！』

葉戈爾不是葬在墳院裏，而是把他葬在村外靜河的嶮峻的高岸上。由這裏可以望見那豐饒的綠波蕩漾的麥田，也可以望見那有小河的寬闊的草地，就是在牠的周圍曾起過殘酷鬪爭的那草地。

全村都去埋葬他去了。從建築場上來了工人代表團。由城裏來了報告員。

婦女們從昨天晚上就由神甫的花園裏挖了一棵最大的，枝條最多的雙瓣的野薔薇，就是春天開着鮮紅的無數花瓣的野薔薇，栽在濕的墓穴的頭邊。

『讓牠開去吧。』

小朋友們摘了些野花，重拈拈的平常的花圈，放在濕松木的棺蓋上。

那時就擡起棺材走了。在前一組擡棺的有從昨晚就來送葬的從前鐵甲火車的司機人——老頭子伊凡。他送終着自己的少壯的燒汽鍋的，他是犧牲在火烈的革命爐旁的崗位上。老頭子的脚步很重，眼睛是淚汪汪的，嚴峻的。

白季迦和王西迦登到高一點的小丘上，站在墓旁聽着。

由城裏來的生人在演說。雖然他是一個生人，但他說得好像早已就很好的知道了被害的葉戈爾，知道了亞列申的農人，知道了他們的家，他們的願慮，疑惑和思想。

他講着五年計劃，講着機器，講着那萬千的將來一定去到無邊無際的集體農莊田野裏的拖拉機。

一切都聽着他。

王西迦同白季迦也在聽着他。

但是他也說道，這樣平平常常的，沒有艱苦的堅決的努力，沒有頑強的殘酷的鬭爭——這裏會有個別的失敗和犧牲的——不能創造新生活，不能建設新生活的。

在還未蓋土的死者葉戈爾的墓上，一切都相信他的話，沒有鬭爭，沒有犧牲是不能建設新生活的。王西迦和白季迦也相信的。

雖然在這裏，在亞列申村有葬事，但報告員的聲音當說到今天是節日，因為在鄰近舉着新的巨大工廠奠基的時候，他的聲音勇壯而且堅決。

在建築場上雖然是節日，但留在小站上的謝梨兒把木棚頂上聽着另一位演說員說是過春節，可是鬭爭透過了日常的生活，透過了節日，連續不斷的到處發生着。

當說到鄰近的集體農莊被害的主席的時候，一切都站起來，脫了帽子，音樂在這慶祝會上奏着哀樂。



在那裏這樣說的，在這裏也這樣說，因為無論工廠，無論集體農莊——這都是一個整體的一部分。

因為從城裏來的生的報告員說着這裏一切人都想着什麼，還疑惑着什麼和應當作什麼，說得彷彿他早已知道得很好似的，站在小丘上望着下邊被堤堵着的水在湍激怒鳴的王西迦突然特別的敏感到，實在一切都是——個整體。

連二一六號的小站，從今天起已經不再是小站，而是『飛機翼』站了，連亞列申，連新工廠，連站在棺旁的這些人。和同他們在一起的他和白季迦——這一切都是一個巨大的，有力的整體的一份子，是蘇聯所招呼

的那整體的一份子。

這簡而明的思想，牢固的進了他的興奮的頭腦裏。

『白季迦，』他第一次被奇怪的不明白的情緒籠罩着說，『實在說，白季迦，如果我們同你或像葉戈爾，或在戰場上也被打死的話，那麼就讓他吧，……我們不惜的！』

『不惜的！』好似回聲一般，白季迦揣摩着王西迦的思想與心情重複着。『你曉得，不過最好是我們的壽命活得很長很長。』

當他們回家的時候，還在老遠的地方就聽見了音樂和親睦的合唱。慶祝正在火烈的時候。

快車帶着通常的叫聲與轟響由拐灣的地方飛駛出來。

牠由跟前過去往很遠的西伯利亞駛去了。小朋友們熱忱的向牠擺着手。對那不相識的乘客們高呼着『一路福星。』

附記

在蘇聯，有許多專為孩子們寫的讀物。像班台萊夫的錶，像蓋達爾的遠方，都能脫離了神仙故事的色彩，充分表現着『人性』的。這裏面的孩子，不美麗，却很結實；不富有，都是窮人家的孩子；不會碰着紡錘——工作的象徵——便睡着的，却會拿起鐵錘，工作得和大人一樣。他們固然是天真，有良善的心地，也有着孩子的自私心和羞惡心，一切都活生生地是『人，』是『孩子，』是大家所熟習的孩子。

這些孩子，生活在新的時代，新的環境中，使他們更勉勵，更奮發，更多自由發展。他們以好奇的心理來觀察來感受新的事物，來建設來創造新的世界，他們求知，進取。這在舊的少年讀物中是找不到的。

二年前魯迅先生在錶的序文上說：『十來年前，葉紹鈞先生的稻草人，是給中國的童話開了一條自己創作的路的，不料此後不但並無蛻變，而且也沒有人追隨。』這說明了介紹幾種新的『有益』和『有味』的讀物到中國來的需要。錶曾經魯迅先生譯出。這

之後，值得推荐的少年讀物，恐怕只有曹靖華和佩秋先生合譯的遠方了。

曹先生的名字在讀者都不陌生，不用在這裏多介紹。本篇是從原文直接譯出來的。最初發表在譯文月刊上面，後改成單行本，交文化生活出版刊行。原定於二十六年八月間出版。校樣早就排好寄給譯者，請他校正。後因戰爭關係，寄出函件在路上跑了幾個月又退回來。直到現在，我們仍無法和曹先生通訊，只得先行出版。書中如有錯誤，俟再版時改正。

遠方的作者蓋達爾 (*Arvidha Gardar*) 和插圖作者葉爾穆拉耶夫 (*A. Ermo Ieev*) 都是蘇聯的新作家。關於他們的事跡，可參考的材料很少，暫且缺着，將來有機會時再作介紹。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日編者記

遠 方

1948.11.初版 註.6000.

基本定價：550元